

說
庫

第五十二冊

陶玉塵

臺

書

說史餘

4837

1003

1151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慶餘

望書

清 金壇曹宗璠汝珍著

荆軻客

荆軻客，深井里人。欲死國埋名，故史不著其姓名。學劍養毒，政之為人。也游大梁，為夷門侯嬴御。如姬既已竊兵符，投公子救趙，恐晉鄙宿將專閫，見公子輕車來代，心狐疑，再請事，賤侯生令客袖鐵椎，鍛發晉鄙。客謝曰：吾所取者，秦王耳。胡嗷嗷為見朱亥，退游于衛。荆軻兄事客，弟著高漸離，軻與魯勾踐爭博，遂勾踐目攝之。客從旁躡荆軻足，默不應，俱遁去。遂游燕，荆軻漸離酒酣，和歌燕市井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客引軻至僻處，曰：慧掃尾箕，望氣來高丈餘，前赤而印，聽都邑人民之聲，律中商。馬鳴，悲皆兵兆，渤海之間，復為長平也。軻曰：天道元遠，吾倦游，悲歌慷慨，敢于急人，惟無趙士耳。新從邯鄲來，不忍去也。客辭謁蒼海君，目曰：即有急車折轆，馬蹶，躡集響至。燕太子丹不量力，欲報馬烏之恥，因田光先生，請荆軻，挾刺秦王。荆軻許諾，美人供帳，惟恐不得當也。軻遣高漸離之東海，召客未返，秦師壓燕境，事急，太子丹具駕軻叱曰：往而不返者，豎子也。少留待吾客與俱。今太子急裝，豈疑軻畏強秦哉。遂

去不顧荆軻提匕首劫秦王不幸中銅柱火燃秦人誅荆軻而客之易水上太子丹
與賓客白衣冠祖道處高漸離擊筑客起舞劍泣下數行歌曰壯士怒兮入秦關七
首摘兮驚龍顏彼交胸兮袖胡絕白虹雌兮仇未雪誰報太子兮微聲竭長平鶴
兮飲血泣又歌曰東連三晉兮構強胡齊楚蠱起兮策可圖曠日持久兮不能
竭四海
縹素兮倚倪錕與漸離兮背別去及始皇滅韓張良破家報仇從蒼海君陪客
力
士客語良曰自高漸離死築始皇不近諸侯客無可為者今離穴遠遊可取而代也
遂與良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客歎曰始皇有天命誰謂荆卿劍術疎哉始
皇大索客避地吳中依項羽楚漢兵起張良事漢客事項王號蒲將軍與黥布季布
以少擊衆常摧鋒冠軍項羽威震天下名聞諸侯皆三人籠戰力也客業從項王救
趙降章邯夜阮殺秦卒二十萬於新安入關焚咸陽宮室手斬降王子嬰持其頭祭
荆軻墓曰吾可以報荆軻之志矣項王欲割琅琊郡封客客謝曰秦暴虐無道故從
大王率天下諸侯滅秦今政由己出封賞不均漢王失職陳餘快快請田亦未有所
樹而多王羣臣諸將善地是動天下之兵也不思見父老子弟再罹鋒鏑且臣與荆
軻刺秦王義不獨生以秦未滅故烏視禽息今臣事畢願從荆軻九原之游乃自刎

荆軻塔像。後田橫之客。聞之五百人。咸伏劍殉也。所謂革命違志義侯者乎。張良請漢王。令有司歲以太牢祀也。

贊曰。禍亂之起。豈可測哉。銅柱空燃。副車漫震。始皇自以天命在。我孰知其與。滿鮑魚。國墮重。勇竟在肘腋中。軍令也。始皇坑趙卒四十萬。故扶蘇弑。胡亥乃出。趙氏公族。朔風蕭蕭。易水不寒矣。若客者。竭來何暮。無補劍術。以行。迤邐。遂訴坐威。不其可悲乎。

翟公客

羅雀可。曲逆人。一曰無終人。廷尉翟公客也。翟公鼎貴時。雀可造請門下。不避風雨。每召客。酒酣起舞。為沐猴與狗鬪。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兒女子耳語曰。常移晷。夜視漏刻。惟恐金吾之警行也。翟公持刑平。徬于定國。廉不如。然所得資財盡以奉士。車馬輻輳。舉鮮極微。非投客車。轄不關門。門開常竟。久而妻子自養。案上不過三椀。時張廷尉客王生。眾中命廷尉結襪。偕于廷尉。邑子不才。不敢見賢。郡將惟雀可。溫雅有蘊藉。名噪公卿間。頗招權。僱金錢。翟公客雖多。惟雀可最。後翟公官罷失勢。財緣手盡。賓客益衰。庭中露草。家門盡開。烏雀乳于。晒其可設。羅馬。翟公令人招雀可。

則已入公孫丞相府。脫粟飯布被。一日崔可車過。卷崔公老奴攬轡。崔可叱馭曰。驅之。武安侯燕不敢後也。明日始謁翟公。翟公曰。君之體肥矣。崔可欠申于子曰。羣兒自相貴。勞長者康燭。夜游露曉。為侍婢扶卧。常失日。翟公奉卮酒曰。君貴人也。舉之。崔可半膝席曰。中聖人不能滿觴。歌驪駒別去。翟公心恨。欲聲其罪。鑄刑書。往訴梁內史韓安國。投牒安國曰。朝盈暮虛。市道固也。曩田甲溺吾死灰。灰復燃。肉袒謝。吾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待之。曷往謁中大夫主父偃。翟公往訴中大夫。投牒偃曰。始吾貧時。賓客不我內門。後吾相齊。客亦無復入偃之門。公長與諸君絕可矣。曷往訴北平太守李廣。翟公往訴北平太守。投牒廣曰。嗟乎。翟公天子之廷尉也。不愛金帛酒醴。以交崔可。崔可無大功。可以稱者。今一旦失勢。揮臂去。是深負翟公也。夫賢者破家養士。而卒不得士之報。亦何以厲天下之節哉。向霸陵尉呵止。故將軍吾斬之。吾何惜三尺劍。刺負心人腹中。為翟公報仇。急遣符追崔可。崔可惶懼。念列侯。惟魏其賢。且與李將軍俱戰吳壁下。相善。遂齎千金。叩頭求哀。魏其取金陳廊廡下。諸名士過。概令裁取為用。發書求解。灌將軍天直入曰。君侯何恃也。吾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豈非為賓客負人哉。崔可實慮首誅。願溺其冠。唾其面。遂坐堂上。崔可

膝行伏地。灌將軍目眦盡睨。髮上冲冠。怒罵之極。故其生平。不值一錢。雀可掩面。狂走十餘里。遇鄰。當時觸車輪仆。僮當時下車扶起。必問故。雀可淚下。承睫。內氣煩冤。曰。奴即負心。賢豪長者。同聲伐予。敢請是果。何當。當時賜之坐。俟喘息稍定。乃喟然歎曰。道喪交交。喪也。非一朝一夕之積也。美哉。優優乎。肆內史柔不吐剛。剛不吐。君子也。然太怒無嗔。嗔介哉。鏗鏘乎。人之無良。投昇豺虎。然優職新貴。絕人足自發舒。若翟公既淪落。吾深愛其昔之情。深也。一麾豈足酬寵哉。猛哉。飛將軍。奉辭討罪。是謂俠。然其猶有朱家郭解之風乎。然負心人實多。安得匕首。過刺之。吾懼其既也。美哉。醜而曲暢。謀而不虐。斷頭穴胸。不如撫心自疚。把愧欲死。其在灌將軍之怒罵乎。其在灌將軍之怒罵乎。於是雀可面無人色。匍匐而歸。終身不敢見翟公也。

贊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史策以為美談。繼其道者。誰歟。世人輒以張耳陳餘為解。曰。賢者不免。夫張陳命爭。呼吸位異。侯王以愨情凶終。賢者猶鄙之。矧今所爭。不過毫釐。輒掉頭不顧。且投石罵。何哉。此古人抱石沉河。不願長視於世也。

秦龍氏

夏后孔甲。有二龍降於廷。枝角長鬚。巨鱗燦絕。睛火奔電。尾兩搖雲。踉蹌叫舞。仰首

求食。孔甲執禮烹駒。廷揖之言語不通。精色莫挽。孔甲慨然曰。時來六龍。今遠無其人乎。摯鱗氏進而對曰。龍之為物。神與化媿。潛躍在淵。飛見在天。亢陽則變。乾動坤旋。今離其天淵之位。失其雲雨之勢。困處廷楹。母乃君德之不建。故有鱗蟲之孽。君其故之河濟。而恭默乎黼屨之先。孔甲怒。執劍從之。猶龍氏曰。君母怒。摯鱗言慙。我諫臣不祥。臣聞典故有授龍氏。秦龍氏。君蓋召二臣而問之。於是摯龍氏進而對曰。龍有性有情。古者龍遊其性。嗜欲不形。大海洋洋。吐納百靈。風雨以時。禾黍用成。其有時水政而無龍師。龍之與人居也。其在中古乎。吾祖父實世其官。潔其水源。時其動靜。飢則授以魚鱉。怒則鎮以鎡鐵。雖導其情。而無敢逆其性。每雷雨作。鼓鬣飛去。若九之五。用是去來不常。而吾沼中時有蜺骨馬。養龍氏進而對曰。摯龍之術工矣。猶未盡其巧也。夫龍得其情。而性可操也。臣與龍同起居。文身斷髮。行卧蓬蓬。臣能使龍飽。豹胎象炙。和以魚膾之餌。臣能使龍飢。橘皮芍藥。謀以枳木之蕪。臣能使龍喜。雌蛟犯馬。暖日浴波。而騰蹕。臣能使龍怒。雞羽益血。愁風鼓浪。而騷除。屈伸聽臣。而偃蹇。涎唾惟臣之割取。使其同類。曾不得同川。而煦沫。又况無蛭之儉。能進饒。而吮。詎於是龍一日失臣。則涕泗連連。心煩意荒。雷雨不敢激。風雲不敢隨。洪其江漢。

之都居而惟吾刀俎之宰屠究其所以失飛騰之靈性惟嗜欲見端遂一往而不可
圓也於是孔中大恠奮二龍於沼蔡龍氏醜而進焉孔甲食之美復求龍又蔡龍氏
懼逃之大澤龍皆遠徙翱翔而不肯下居歲餘雷聲殷殷有神人仗劍宣策曰久矣
夫龍之為盛德也蔡惟沉湎飲惟甘露膚寸雲合滂沱十里上帝所駕烝黎所仰禍
在奸人誘設馨香貪餌迷性竭澤屯膏遂使海沸波騰郊原赤旱百神怨恫殛死無
赦是日蔡龍氏子孫盡為雷火焦腐於是蔡龍氏術不傳而龍種乃復神靈於天下
猶龍氏退而語人曰嗟乎龍惟乘雲御空故為貴耳營情飲食乃蚯蚓之弗若賈生
有言曰使麒麟可禁而游兮曾何異乎太羊彼龍亦惕然自省也哉

贊曰吾聞孫思邈得龍宮醫方則龍之飲食嗜欲當與人同古之世龍與人狎居以
水政修而人能其宮也然亦惡矣語曰白龍魚服既魚服矣馬能禁人之不網罟也
然陸機張華皆曠世逸才酒沃龍胙報以戮死則龍豈可非乎哉易曰雲從龍又曰
龍戰於野有從無戰其在亨利之際乎

獄吏責

漢承秦弊刑罰煩峻俗吏虎而冠武帝更摩牙而厲之內有披庭詔獄入者振藤爛

以死外有廷尉獄又多設司奸校尉伺察幽隱投詬公卿兼以巡方糾暴防其復振
必宿陷穽中逮郡惡少年受當途毒張誣故侯以報宿怨於是章滿公車人滿北軍
縉紳惴惴慮無不可一旦暮入獄矣民間為之謠曰牢耶獄耶百官圖耶印何累累絞若
若耶囚室踊貴道長安市償吏務屬擊毛鷲為治問有平反吏宰相執駭覆或并械
繫夫殺人以為功人猶為之殺人以避禍雖賢者不免醫過屈門不同薑食恐其累
己也每奏獄罪臣撫心呼寃吏曰無益吾不惜以身為殉徒兩股且益重君累君幸
獨坐命矣夫罪臣飲泣無以惡深文微黠律加數等久之習為固常仍駭慶又復加
等歲月淹滯穢毒薰蒸多有耐罪以上而尸僅囹圄遠魂不歸孤子破家迎喪萬里
每一案結悉薪白紵則因伍瀝酒以賀曰免荷戈萬里行也謫戍則叩頭奉陶廟前
曰得生過里門也宣帝在民間知苦吏急然亦尚綜叢地節檢龍時四方無虞單于
來朝頗修神祠集方士蓋意在縱城三神山之間偶譖高帝紀至叔孫通定朝儀曰
乃今知皇帝之貴也宣帝曰神仙貴耳于定國曰今時惟獄吏貴耳帝默然久之曰
漢治雜霸茲盛所穢何可不蠲今刑政肅清下無寃民而廷尉詭辭獄重刺議朝廷
豈直反唇腹誅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定國免冠頓首謝曰此非臣之言絳侯周勃言

也。勃身與項王力戰，芟除呂雖，手授重繫文帝肘下，以單辭下獄。饋獄吏千金，出詔人曰：吾嘗將百萬軍，不知獄吏之貴也。雖然，絳侯猶功臣，非社稷臣，蕭相國何撫循三秦，轉餉千里，收圖畫，定律令，功在第一，帶礪河山，一旦下獄，則頭搶地，訥不能出聲。雖然，蕭相國功高，猶人臣耳。陛下為皇曾孫，時居郡獄，却非賴宗廟之靈，丙吉之忠，死拒使者，命夜閉門，則是太山大石橫自立，而上林柳葉虫空食字也。曷能子元元臨萬國，為中興首哉？於是宣帝感慨悽愴，惻怛於心，下詔曰：昔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今中都官歲斷獄以萬計，而貴人之牢，魚鱗蝟毛，有一部縉紳之誅，非所以養賢士尊朝廷也。股肱心膂，誼易隆焉，猜禍吏義縱、王溫舒等，子孫已被誅戮外，水錮則列不士流，中璫恭顯，巧偽深賊，睚眦中傷，天下重足一跡，其徒歸故郡丞相公孫賀，逐捕大使朱光世，以坐論之職，躬親搏擊之誅，蒼鷹乳虎，甘為尅宿，傷和陰陽，變逆天地，其盤水加劍以殉，與天下更始焉。由是疏幽滯，釋沉枉，舉廢格，蘇安國、徒步也。起為御史大夫，張敞亡命也。起為京兆尹，黃霸、長繁也。起為丞相，蕭望之對簿也。起為太傅，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樸，網漏吞舟之魚，吏治蒸蒸，復覩文景之化焉。

贊曰。路溫舒曰。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惜人也。治安之道。在人之死。如是吏安得不酷。亞夫之功。楊惲之才。京房之術。皆不能逃死於獄。寃乎哉。寃乎哉。徹直為長。我王國也。高大其閭。掃除其墓。獄吏聞之。亦知警乎哉。

梁曼梅

自古將相權勢之家。曷嘗不寶珠玉鼎彝。為子孫之鎮者乎。然貧者不能。有者不能守。即能守矣。不過一二傳。為新貴攫去。且更得奇禍焉。懷璧之為罪也。豈獨匹夫。謁青梁孝王。景皇帝幼弟。有平吳功。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連城數十。苑囿亭館。臺池窈窕。三百里。游士垂索。妖女駢乘。庫內黃金四十萬斤。他物稱是。可以守寶器者。莫孝王若矣。孝王寶一梁樽。趙璧。發權鏤珠。澄輝鏤畫之巧。龍翔鳳舞。孝王戒李太后曰。他物雖千萬。可與人。此樽不可與也。後孝王子任后。開扉直取去。李太后欲對漢使奏其狀。闔門咋指。竟日啼。不得與漢使語。事聞。王坐不孝。國除。樽入內帑。王舉睢陽而棄之。何有一樽也。昭帝時。晏霍光甥女為后。后以樽賜父上官桀。時有充華侍側。年且老。曰。樽不可賜也。昔先帝封禪。羣臣上頌。敬舉此樽。呼韓來朝。稽顙甘泉。再舉此樽。今以賜桀。恐桀德薄。不足以當之。后不聽。光夫人顯從桀家見樽。欲得之。

桀喜以后即不敢予。桀曰：予之吾且弋光之家，何愛焉？遂縶之，狗寧願兔，光死。樽將焉往，猶外庫馬，歲餘光先誅。桀樽遂為霍氏有，顯愛監奴馮子都，用樽為合歡之。苞乘五彩輿，淫酣第中。霍氏敗，樽復歸內廷。時充華尚及見之，曰：吾固知上霍之德，不長，願官家齋戒神明，祀天享神，毋為淫褻用也。哀帝復以樽寵董賢，王莽力爭，帝曰：吾欲法堯禪舜，君豈爭天下？毋多樽，賢死，樽歸莽。莽語其子宇曰：柔樽之禍人久矣，惟余功德高，符瑞駢臻，四夷仰沫，克享帝心，宜有此樽，遂薦於祖廟，令良工刻其旁。曰：新都溫柔鄉，莽居攝，益慕古制，遂取高祖斬蛇劍，位司徒，封毓黃侯。曰：赤精子，火生土也，取武帝汾陰鼎，位秩宗，封益黃侯。曰：黃雲氣，益北土象也，取傅國璽，位冢宰，封鎮黃侯。曰：秦水德，惟土尅也，并璽樽為四，位司徒，封液黃侯。曰：酒養脾，滋土膏也，莽以土德王，故皆稱黃。云鑄印佩綬，執金吾，捧以白隨，後翟義兵起，莽憂懼，不知所為，疑漢家寶物為祟，遂埋斬妖劍於玉門關外。曰：邊遠誦戍，汾陰鼎折一足尚餘，曰：兔，薪白菜，璽樽，漏不可盛，漿曰：冠帶間住，為傅國璽為孝元太后擲地損一角，且秦時物，符璽即猶用之，曰：革職為民當羞，蓋用以相壓，勝云：四寶在莽世已不能守，况漸臺火起，玉石俱盡，時乎人壽不滿百年，自少至老，與化俱徂，形骸且為異物，乃

問殉舍之器哉完數也去來時也得者矜之以為榮失者感然以為恨悲夫
贊曰珠玉穢矣若鍾繇之筆法桓元之書畫奇章之石贊皇之草木皆雅人韻事然
轉盼之間已為陳迹雲影漾目鳥聲娛耳而必欲據以為己有架鬻市之樓臺植空
華之枝葉腐鼠固不足以嚇鴟雛也

弋視叢

有客銀羽倦游琴樽寄傲求養生之術傳教子之書曰隱如是足矣一日讀史至梅
福童妻子變姓名游會稽為吳門卒乃廢書而歎也何居乎妻子為網羅姓名為銜
刃豈真得己哉夫士當入朝建論時賢賢好奸目光如電其為射的固宜若夫釣鮮
採綠身世兩棄吾方以為義黃上而忘者猶以為樞中物也其禍豈可測哉故賢者
隱文埋名至死不見倘影響流傳及污頭血矣是真不可救乎或曰人才有屈伸天
道有往復時雖繫獄其人尚在一朝攝柄龍飛豹變故痛斷根株聊以固吾圉也或
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故呂后裂眦于人燕武安蜚語于魏具雖逢困勞窮而報必
過當取快使腸逆負慚義憤有弗惜也或曰秋氣肅殺實闔天運故嚴霜先屑於喬
林裂風必墮乎危石正類前凋跨首鼎沸命也於小人何尤焉或曰名壽不可兼得

義利必至相仇。故利器發硃於盤錯，卞玉泣血於刀鋸。質碎廷階，馨留青史。造物固欲成是人也。或曰：山林之人，感憤悽愴，既與以著述之暇，復恣其嘲詈之態。故王允甘心於蔡邕，楠銜隕身於黃祖，使漢史不作，鼓槌無聲。為身後計，勞且遠也。持諸說而問之當途之人，然耶否耶？昔司馬相如有云：焦朋已翔於寒廡，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夫藪澤固鴻雁之死地也。若士大夫之藪澤，乃寒廡之外矣。弋者彎勁弓而施新繳，馬將何所逃死哉？世之治也，雖陸沉金馬門可也。朝之戰也，沁水洋洋，皆元黃血也。客採藥游會稽，求梅福故里，草長雲迷，不知其蹤。歧路蒼蘿，莫辨西東。坐而假寐，夢一羽士，踰蹠揮塵曰：子訪梅福之居乎？環會稽皆山也。長松合抱，流水瀉瀑。子絕賓客，碎筆硯，焚詩書，採薇煮蕨，蒲團夜坐，當有梅福往來其間。唐人云：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避秦人仍在桃源耳。客曰：賤子愚昧，敢問子將高標月旦，阮籍不置臧否。夫否否實感受筆舌之禍。若夫臧臧善氣之迎人也。曷為招尤哉？羽士曰：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子與善人游，不善人皆欲殺之矣。客憮然起曰：先生其梅生耶？何言之切也？世傳生仙去，敢問服食之術。羽士曰：坎飛朱雀，離麗流珠，金華先倡，鉛粉同居。鎮歸厚土，戊己為廬。寂寂守夜梅，晶晶滿太虛。彈無懷之絃，而乘混沌之車。客

乃儼然止。暫然立。心與天游。貌人而龍。巧專于削。鍊神凝于烟翼。又何難。嬰兒衛子海鷗。趙石。於是醒而為之。記曰。余今而可以免弋者之慕也。已。

贊曰。昔父老弔龔生。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然則薰可變為莖。膏可化為石。歟。值香於幽。藏光於晦。其有物物而不物于物者耶。內視元牝。頭養谷神。超超塵外矣。然叔夜凝神。終傷頤焦。子瞻學道。猶恨才奇。習氣難除。刀鋒海障。亦戒心也。夫。

驚伯有

或問于客曰。鬼信無乎。伯有何以稱焉。客曰。無無有有。或曰。何謂也。客曰。混沌之前。有鬼乎。或曰。混沌氣盛。誰為構精。未有。人焉。有鬼。客曰。混沌之時。陰陽未搏。太極包裏。寂靜虛明。佛擬之為覺。老擬之為元。儒擬之為性。為良知。皆在形似之間。此人之由生也。抱純一。寓陰陽。動靜云為。各歸其根。至於氣散神升。而我與天統歸太極。又安得於其中。分孰為天之靈。我之靈乎。乾坤總。是法身。五行岳。為別相。此之謂公。我此之謂無我。我且無矣。莫有我靈之影現乎。惟夫識情未滅。繫著纏綿。因而游魂。為變。凡鬼皆魂之游。而未歸者也。莫然無魂。乃與道俱。彼之為神靈血食者。其亡子之弱。畏而無家者耶。不亦勞耶。故覺者歸之路也。識者生之役也。生為識所縛。死為識

所留取精多而用物寡。魂魄能無潛歟。故夫伯有強厲之魂也。申生之妖夢。黃熊之索祀。怨憤之魂也。叔帶持腰而泣。君子立社而謀。喪敗之魂也。彭生立豕而墮。儀如意為狗而搯。厥寃報之魂也。又若忠臣怒濤。孝婦赤旱。又若輔嗣談易。叔夜揮絃師。延壽濮水之音。王勃吟落霞之句。皆英雋絕羣。齋志長流。金石不毀。音響如存。又若夏率罔象。方皇委蛇。典雲灑露。獻瑞呈符。鬼類衆夥。不可殫記。湛寂海中。分一勾圓。明鏡裏。逗餘光。當其情斷想空。則烟銷泡滅。故有鬼乃識波之相。織無魂斯智照之圓。明生從何來。死從何往。一太極而已矣。或曰。脫形歸虛。遠人了悟。乃書傳所載。召帝廷而翦土。夢曾參而孕子。豈彼聖賢未安寂靜。猶有往來。歟。客曰。至人滅迹而存神。凡夫見焰而取影。自青忽靛。狂蕩青紅。殊色鼻觀。偶調氣息。黑白分形。芻蕘落之。欲感遂象罔之。若來想由己作。體絕彼生。斯大千同往于覺中。而下學不隔于靈路也。故蛤蜊佛像。結誦經聲。盡萬類以含宏。而如如不動。包三界以出入。而寂寂常依。法位常存。性本無生。鬼之有無。可無容置。嗟矣。

贊曰。或問吾師。惟彼悞人。死歸太虛。愚夫魂散。淒風苦雨。借問二空。作何分別。吾師曰。出虛空止一。不應有二。誰見淒風。誰見苦雨。若有見者。即隨風雨。惟其無見。故住。

虛空擬議即非攝衣從之

大椿

莽蒼之野有大椿焉根幹蟠結枝葉鱗獵鴛鴦孔雀巢其窟虎豹猿狖鳴其側奔流
急湍經其前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下有茯苓肉芝朱硃琥珀紫落擁護而於其
天年時有朝槿從而笑之曰余也朝陽發葩迎春之淑夕陰落英避秋之肅曾撫景
之無幾而霜露之已溼不若子之支離偃蹇流膏厲節與造物爭千百年之壽不病
夫形拘而氣溼且子矜千六百年為久乎自元會劫數孰知始終無首無尾暫據其
中故投千六百年于造物之右一若潮汐之奔汎而呼吸之鬱滯自克奔至今僅四
千餘年誅伐竄奪資愁仇怨不知幾千萬變尚未足盡人事之紀而徒攪乎純白之
胸今見子薄收之屆期將根摧乎烈風于是大椿瞿然懼盡然悲怨甘露之無徵痛
月華之難潤苟有形而必灰自與土而俱燼訪南山之梓朱絲纏於兒髮問嶧陽之
桐綠徽斲乎匠及欲踵治於陰陽非得道其何印乃曰吾聞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
順風而請衛生之經姑射山人曰二五摺精攝而為生復歸太極湛然無形子但見
青蔥峭倩葉蕊實繁以為子之靈也耶子土為芽水為滋方其養養泥泥也而精已

銷亡二三矣。其實導灼灼也。而精已銷亡五六矣。其葉叢蟲蟲顯仁藏用。而精已銷亡八九矣。皆半妍。然斂于人而亡。其自為妍。自為斂也。子欲問養生。其間之土未芽。水未滋之初。於是大椿喟然歎曰。毒哉。道之為物也。靈非我有。道實為之。其奈之何哉。願自今已後造物者。為其混沌。勿為開闢。為其欽枯。勿為芽茁。為其鴻蒙。勿為分別。何堅何脆。何壽何夭。何聖何愚。日掛扶桑枝。焦厲乎陽鳥。月種丹桂。根蠹食於蟾蜍。又何况後凋之松柏。與凌霜之枏。樹養生之樂。空繁齒而的礫。傷生之悲。徒蹙額而囁嚅。吾其解形釋神。與道泮溟而同居。

贊曰。心即天。無我義。天即心。無物義。物我無渾。天體一勾。流全海水。又烏知江耶漢耶。濟耶河耶。各派之支委。其聚其散。聽乎天機。合其湛寂。至已一影若留。為輪迴為妖孽。野火焚時。天地裂燬。

花蝶夢

蝶之類有幾。蛸蠶之蟲化為昏。陳麥之穗化為灰。翅雜花之蕊化為白。熱義夫自婦之禮化為錦。褪夫為化者神。將化者機。至於化則物于物矣。化而出乎機合乎神。以天合天。莫良乎夢。故黃帝夢風力。殷高夢傅。孔子夢姬。尚矣。若高惠張敏夢中相尋。

不識路而返少陵夢太白曰恐非平生魂則其神未全也若因羊夢馬因馬夢與旗蓋鼓吹身為王公則魂之游非精神之極至矣不大可畏耶吾聞莊周隱几喪我而夢為蝶栩栩然蝶也不知其非蝶也蝶好游於花林棲於香圃則有剪綵為花者蝶曰憂憂乎則有玉樹青蔥者蝶曰侈言無驗左思猶譏之則有初日芙蓉者蝶曰麗矣三人捉衣裾四人攜坐席吾悲其風之靡也則有南園檜蘭西方卷耳闕里之椒九蕨之梧者蝶曰中古媛媛姝姝學一先生之言僅堪一托宿焉吾聞崑崙之巔有竹千尺聲合鳳之雌雄襄釐從之見伶倫足迹興盡而返于時徜徉元氣之外逍遙無極之上不棲息人間者十餘年而有江郎心碩質荒偏好冥嘿夢琪花滿管城蝶乃喜曰此花布種於蛇高植根於混沌含英落實於燧媯羲軒非江郎之所能有也神明所佐偶一見之吾知其有才盡之患亟取而為吾廬焉飢則餐奕奕之光而莫識其色渴則飲濛濛之濕而莫挹其膏靜則嗅霏霏之香而莫辨其氣醉則宿萋萋莫之帳而莫窒其房其在花林也猶其在元氣之外無極之上也樂乃忘疲乃屏鶯卻燕囚鷓措蜂以一丸泥塞天台之徑而斷武陵之津時有蛟蟠東緹澹淡闖入其境大聲疾呼曰爾蝶也予亦蝶也予鬚娟如予翼浮如予身蠕如予舞翩如而莫獨予

鄰也。花中之蝶曰噫爾不知夫非蝶也。又曷知夫非非蝶乎。爾能擬吾之形貌而道吾神理。竊吾之文章。而適吾天機。止堪作穢史耳。而孰遽遽而執于予乎。于是移四海之水。為花溝洫。提五嶽之尖。為花虎落。凡夢熊者。夢魚者。夢龜蛇者。夢蕉鹿者。皆擯之。若敵國。不與往來。惟夫草元亭。而九苞吐羽。賦赤望。而元宴曼舟。召以為附庸。烏太史氏曰。蝶與花相遇于夢。天者為之。工部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非天也。何以深而又深乎。以人力獵古人之精英。而遽欲作古。是猶魏收之呼莊周也。豈足語化哉。贊曰。蝶以幻造。黃粉何萌。花以空殖。紅脂何情。領其光氣。窈冥飛鳴。蟲蟄蘊枯。春氣獨行。夢者知之。元天乃成。騰翼採英。海水泓泓。寄語覺人。心何能精。

故琴心

卓文君故夫。或曰程鄭子。名卓。或曰巴寡婦清之子。名卓。以鑄冶成業。富埒卓氏。卓弱冠娶文君。披繡羅。垂霧鬋。羽翠虬。懸明珠的皪。定情之夕。嬌啼宛轉。倩粧在臂。幽澤微聞。結如也。卓與司馬相如。善相如。口吃而辭賦。靡麗。卓齒若編貝。口若懸河。日誦萬餘言。而尚書給筆札。則自為不及相如也。兩人師事張嵩。嵩好奢侈。後堂列絲竹管絃。兩人與戴崇俱得。至後堂宴。麗人揚清角。舞折盤。相如執含喜。微笑竊視流。

盼。舉精爽無異出。相如問之。舉曰。物各有極。尤者移人。內子眉色如遠山。臉際若芙蓉。彼妹者子。幽蘭之棘枳也。吾侍兒滯服微睇。猶羞與為伍。於是知文君之故好也。文君弄琴。富文藻。每與舉分事。類微故實。以多寡為賞罰。皆奇繪物。一日舉自歎曰。惟司馬相如能助予。每奏賦。令我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文君故誕心。憐才。遂慕之。私語侍者曰。司馬相如可一見乎。已而舉有消渴疾。病朝暉之促。節。慟。白璧之分。珪作黑頭吟。其辭曰。遠別必掩袂。長歸寧不啼。已知身是客。素手猶相攜。沒若雲中屋。散若水上萍。思愛一時盡。猶能見形聲。形聲從何來。羅幃燈熒熒。髮綠草已青。顏紅淚亦紫。但得魂相憐。何必要以死。合歡何勞勞。訣別何草草。日暮不相知。百年安能保。且曰。我死寄生於吳枚氏子。仍名舉。後十五年。與汝相見於茂陵。不吾避也。遂以卓氏僮百人。錢百萬。嫁時衣被財物。還文君。文君泣目盡腫。作誄哀之。辭曰。良人本豪族。艷藻何翩翩。作賦羞鴛枕。催粧落碧鈿。何期結髮意。人門蓬萊捐。殺身良不易。投血亦空煎。佇埃靈之至。夢中訴纏綿。喪畢遂歸王孫家。而司馬相如適從梁倦游歸。相如為梁上客。孝王取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屢欲妻相如。相如心慕文君。必得蛾眉。如卓氏。故不屑也。及聞文君新寡。好音。遂與臨邛令赴王孫召。以琴

心挑之侍者監牛酒賜相如車騎相如因厚遺通殷勤侍者語文君曰求風者相如也竊從戶窺心慌夜亡奔相如初舉欲作上林賦已屬橐羊既心不樂曰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空花無蒂鏡蓋難攀殆不祥焚之文君語相如相如曰庸何傷南箕翁舌織女七襄比典之流耳卒成賦而相如年亦不長相如奏賦為郎攝文君居茂陵時吳郡枚乘舉子舉亦待詔金馬門頗省憶前身事見相如文逸欲以迷駕之然拙卒工不如天子以優餽畜之不貴重用事也相如病消渴死枚舉以鬼事見文君文君業失身相如不願見也垂簾為鼓琴一曲曰故夫雖有言幽明路隔愧不同衾得同穴足矣文君再寡猶在盛顏居頃家僮多竊賢逃文君作誄哀相如鬱鬱不得志死枚舉送其喪還歸臨邛與故夫合葬焉而相如娶茂陵女為文君白頭吟嫁他人婦者適夫亡寡居遂守相如塚云太史氏曰世藉口文君失身以憐才故夫獨非才哉當墟未雪舊恥病渴已索遺書文君能無故夫之悔乎余以愧夫愛節事人者而挑故琴之心焉

質曰羅敷有夫文藻琅玕設也投童怨不勝彈嗟乎文君雙偶蕪蘭琴心方協哀誄再歎為歡幾何帳冷燈殘月照秦蜀香魂兩寒

嘗讀弇州山人所著短長嘆為補闕求聞得未曾有茲更擴而充之蓮花湧古玉
屑霏霏文人筆底具有化工彼鑽故紙堆中守死固冊子者正未夢見也集中尚
有眉嫵賦更為瓌艷惜屬有韻之言不克索入此編為憾丙申仲夏震澤楊復吉
識

玉臺書史

清 錢塘厲 鶚太鴻輯

宮闈

漢

孝成許皇后 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后聰慧善史書（漢書外戚傳）
章德齊皇后 扶風平陵人。大司馬融之曾孫也。年六歲能書。家人皆奇之。（後漢書皇后紀）

和帝陰皇后 光烈皇后兄執金吾識之曾孫也。后少聰慧善書藝（後漢書皇后紀）

和熹鄧皇后 后諱綈。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美校尉。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家人號曰諸生。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後漢書皇后紀）

順烈梁皇后 諱妣。大將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孫也。少善女工。好史書。嘗以烈女圖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後漢書皇后紀）

馮嫪 楚主侍者馮嫪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嚴信之號曰馮夫人（漢書西域傳）

王美人 趙國人也祖父苞五官中郎將美人聰敏有才。能書會計（後漢書皇后紀）

左姬 字小娥安帝生母也善史書喜詞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清河孝王傳）

魏

文昭甄皇后 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逸上蔡令后年九歲喜書視字即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博士耶后言聞古賢女未有不覽前世成敗以為己誡者不知書何由見之（魏志本傳）

吳

吳主趙夫人 丞相達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絲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

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竊。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王。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鳥無過此麗也。(拾遺記)

晉

武元楊皇后 諱懿。字瓊芝。宏農華陰人也。少聰慧。善書。(晉書本傳)

安僖王皇后 諱神愛。琅邪臨沂人也。父獻之。尚新安愍公主。無子。唯一女。後立為

安僖皇后。后亦善書。(張懷瓘書斷)

齊

韓蘭英 韓蘭英。吳郡人。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賣入宮。宋明帝時。用以為宮中職僚。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韓公云。(南史齊武穆裴后傳)

梁

武德都皇后 諱徽。高平金鄉人也。后幼明慧。善書。讀史傳。(南史梁后妃傳)

陳

武宣章皇后 諱嬰兒吳興烏程人本姓鈕父景明為章氏所養因改姓焉后少聰慧美容儀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詞（南史陳后妃傳）

後主沈皇后 諱藝華吳興武康人也后性端靜聰明強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南史陳后妃傳）

沈氏后德名標藝華允光親署獨美可嘉如晚晴陳雲傍日殘霞注云今見署啓一紙（晉書述書賦）

後主皇后沈氏吳興人君理之女善書（書史會要）
北魏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誅后遂入宮高宗踐極立為皇后后性聰達學書記作勅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章（魏書后妃傳）

宣武靈皇后胡氏 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后姑為尼世宗初入講禁中親左右稱后姿行世宗聞之召入掖庭為承華進為充華嬪肅宗踐祚尊為皇太后臨朝聽政性聰悟多才藝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幾手筆決斷（魏書后妃傳）

唐

太穆睿皇后 京兆始平人。隋定州總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規誡。 (舊唐書本傳)

則天皇后武氏 諱曐。并州文水人也。上元元年。高宗號天皇。皇后稱天后。天下謂之二聖。宏道元年。為皇太后。臨朝稱制。天授元年。后自稱皇帝。改國號周。長安五年。上后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唐書本紀)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潔潔英斷。脫去鉛華。脂韋氣味。乘高宗溺愛。而窺覲竊起。遂能不出重關。滲密之地。駕馭英雄。使人人各為其用。不旋踵。嘿移唐室。使之善自還託。有周南卷耳之志。則其用心。豈減古賢后妃哉。惜乎不知出此。乃欲以牝鷄司晨。宜乎不克令終。而張柬之等起。而正于明辟也。新史貶而傳之。舊史以為窮妖白首良。以為訓。攷其出新意。持臆說。增減前人筆畫。自我作古。為十九字。曰而天。塋地。因日。因月。○星。感。君。車。年。山。正。惡。臣。盟。嚴。慶。親。處。裁。國。風。初。鑿。後。統。

授聖人鑿聖。生當時。臣下章奏。與天下書契。咸用其字。然獨能行于一世而止。唐之石刻。載其事者。知其在於天時也。雖然。亦本於喜作字。初得晉王導十世孫。

方慶者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書迹摹搨把玩自此筆力益進其行書駸駸精能有丈夫勝氣今御書所藏行書一夜宴詩（宣和書譜）

武后君臨藻翰時欽順天經而永保先業從人欲而不顧兼金注曰則天皇后沛國武氏士駿女臨朝稱尊號曰大周金輪皇帝時鳳閣侍郎石泉王公方慶即晉朝丞相導十一世孫有累代祖父書迹保傳于家凡二十八人緝成一十一卷后墨制問方慶因而獻焉后不欲奪志遂畫模寫留內其本加寶飾錦綺歸還王氏人到于今稱之右史崔融撰王氏寶章集序具紀其事（寶章述書賦）

薦福寺天后飛白題額崇福寺武后題額（歷代名畫記）

周昇仙太子碑聖曆二年武后撰并行書（金石錄）

延載初周允初除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元年卒則天為七言詩傷之又自繕寫時以為榮（舊唐書周允元傳）

上官昭容 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天性韶華善文章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技麗可觀帝即位進拜昭容景雲中謚惠文（舊唐書本傳）

呂溫上官昭容書樓歌序云貞元十四年友人崔仁亮于東都買得研神記一卷

有昭容列名書縫處（呂衡州集）

千福寺額上官昭容書（歷代名畫記）

臨川公主

太宗女

韋貴妃所生下嫁周道務工編練能屬文高宗立上孝德頌帝上

詔褒答永徽初進長宮主恩賞卓異（唐書本傳）

晉陽公主

太宗女

字明達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主臨帝飛白書下不能辨（唐

書本傳）

貴妃楊氏

宋張端義云貞定大曆寺有藏殿其殿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縷尾題名

皆極可觀有塗金匣藏心鏡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云善女人楊氏為大唐皇

帝李三郎書（貴耳集）

後唐

魏國夫人陳氏

襄陽人也善書（唐書沙陀傳）

南唐

先主后种氏

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計（馬令南唐書）

後主昭惠后周氏

小字娥皇大司徒宗女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樂

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後病亟以元宗所賜琵琶及常臂玉環親遺後主又自為書請薄葬。(馬令南唐書)

保儀黃氏 江夏人後主選為保儀書學技能多出於天性後主屬意會小周專房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寶而已初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博收古畫有獻者厚賞之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蹟皆係保儀所掌。(馬令南唐書)

耿先生 軍大校耿謙女好書善畫往往有佳句雅通黃白之術能拘制鬼魅奇怪恍惚莫知其所由來為女道士自稱天自在山人保大中因宋齊邱以入宮元宗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常被碧霞帳手如鳥爪題詩牆壁自稱比大先生。(鄭文寶耿先生傳)

宮人喬氏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閨國主薨自內庭出其經捨在相國寺西塔院資薦且自書于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失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

之以歸寧。鳳于儀家喬氏所書在纓後字極整潔而詞甚悽惋。所記止此。徐鉉集南唐制。詔有宮人喬氏出家。詰豈斯人也耶。一王銍默記。

宋

曹皇后 仁宗曹皇后真定人。樞密使惠武王彬之孫也。性慈儉。重稼穡。嘗于禁苑種穀。親蠶。善飛白書。一宋史本傳。

慈聖曹皇后工飛白。蓋習觀昭陵落筆也。先人舊藏一美字。徑二尺許。筆勢飛動。用慈壽宮璽。一老學庵筆記。

向皇后 神宗向皇后河內人。宰相敏中曾孫。哲宗立。尊為皇太后。一宋史本傳。

向皇后工行草。一書史會要。

安妃劉氏 安妃本酒保家女。初事崇恩宮。宮罷出居官者何。新家內侍楊戩譽其美。復召入。明達貴妃以同姓。養為女。遂有寵。為才人。進淑妃。政和四年。加貴妃。朝夕侍上。擅愛專席。林靈素以技進。目為九華安妃。肖像於神霄帝君之左。宣和三年。薨。益明節和文冊。贈為皇后。一宋史本傳。

明節劉后 一時遭遇。寵傾六宮。忽若瘵疾。臨終。戒左右曰。我有遺祝。在領巾上。候

我氣絕。妻官家親自來解。語畢而終。左右馳奏。上至哀慟。悲不自勝。領巾上繩頭。細字其辭云。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天折。雖埋骨于九原。魂魄不離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皇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聖懷。况後宮千計。勝如妾者不少。妾深欲忍死。面與君父訣別。滿眼已盡。不得少留寬痛之情。言不能盡。自後左右每欲寬解。必提領巾。上愈傷感。聞者稱李夫人不足道也。林靈素謂后是九華安妃。臨終開本殿異香音樂。次年有青城道士見后于巫山。彷彿金釵鈿合云。

(錢氏私誌)

憲聖吳皇后 高宗憲聖慈烈吳皇后。開封人。父近。以后貴。進封吳王。年十四。高宗為康王。被選入宮。王即位。封和義郡夫人。后博習書史。又善翰墨。由是寵遇日甚。尋進貴妃。紹興十三年。詔立為皇后。高宗內禪。稱太上皇后。名所御殿曰慈福。

(宋史本傳)

德壽慈福兩宮御書觀音經共八段。初在碑石庫。嘉定三年。置架設于翠玉堂東偏。(中興館閣錄)

羣玉堂法帖十卷第一卷有憲聖慈烈皇后御書千文歸田賦（中興館閣錄）
慈福皇太后喜親翰墨尤愛蘭亭嘗作小楷一本全是王體流傳內外故陸升之
代劉珙造春帖子有云內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深不凍端為寫蘭亭（蘭
亭博議）

憲聖慈烈皇后吳氏開封人吳宣靖王近之女高宗后博習書史妙於翰墨帝嘗
書六經賜國子監刊石稍倦即命后續書人莫能辨（書史會要）

宋憲聖皇后書養蠶圖自浴種至繭帛凡二十四事使閱者宛然置身田舍見婦
子劬劬不遑之景也每段下題小字極其工緻至元中鄭足老題云為顯仁皇后
字后習高皇字高皇手書九經每倦則后書續之人未易辨金華宋景濂云圍出
於潛令樸璠璠得召見以圖上進上攜至宮憲聖慈烈皇后遂段題之皇后姓吳
配高宗其書絕相類謂非顯仁韋后書余攷之顯仁韋后乃高宗母也從徽宗北
轅老年始歸憲聖慈烈吳后乃高宗繼后史稱其善翰墨則為吳后書無疑金華
之言為確矣（庚子銷夏記）

劉貴妃 臨安人紹興十八年入宮專掌御前文字工書畫（陳善杭州府志）

劉夫人字希說夫人。建炎間掌內翰文字及寫宸翰字。高宗甚眷之。亦善畫。上用奉華堂印。(書史會要)

三子慶于。昆陵得李伯時畫草堂十志。前有奉華大小印。向曾收入劉娘子位者。後有閉閣頌酒之翁一印。此雖用劉伯倫事。然于婦人恐不類耳。

楊皇后 寧宗恭聖仁烈楊皇后。少以姿容選入宮。慶元三年四月。進封婕妤。五年。進封儀。六年。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貴妃與曹美入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而貴妃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帝竟立之。皇子昀即位。加尊號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宋史本傳)

恭聖仁烈皇后楊氏。寧宗后。忘其里氏。或云會稽人。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少以姿容選入宮。頗涉書史。知古今。書法類寧宗。(書史會要)

太清宮寧宗時建。楊皇后書道德經石幢。(武林舊事)

楊妹子 馬河中遠進御。及賜貴戚畫。寧宗每命楊妹子題署。有楊娃印章。楊娃者。寧宗恭聖皇后妹也。書法類寧宗。以藝文供奉內庭。其蹟惟遠畫見之。(清貴錄)

楊妹子。乃宋寧宗恭聖皇后妹。其書類寧宗。凡御府馬道畫。多命題詠。余曾見馬

遠松院鳴琴小幅楊娃題其左方云閣中一弄七絃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淡無無
味不比鄭聲淫松院靜竹樓深夜沉沉清風拂袂明月當軒誰會心調寄訴衷
情波嫩秀穎妍媚之態映帶綠網（顧石齋筆談）

寧宗皇后妹時稱楊妹子書法類寧宗馬遠畫多其所題（書史會要）

楊妹子題馬遠紅梅 遠在畫院中最知名余有紅梅一枝菁蘊如生楊妹子題
詩于上字亦工按楊妹子者寧宗恭聖皇后之妹書法類寧宗凡御府馬遠畫多
令之題此幀李梅公見而愛之攜去竟燬于火余又有女誠一卷為馬麟畫相傳
為寧宗書寶楊妹子書用御書之印耳此卷今在畿南士夫家（庚子銷夏記）
六月二十四日赴鑑叔招出馬遠單條四幅俱楊妹子題其一白玉蝶梅重重疊
疊染湘黃此際春光已半芳開處不禁風日暖亂飛晴雪點衣裳再題胸雪烘香
四字其一著雪紅梅銖衣翠蓋映朱顏未委何年入帝闈默被畫工傳寫得至今
猶似在衡山再題朱顏傳粉四字其一煙銷紅梅天桃艷杏豈相同紅潤姿容冷
淡中披拂輕烟何所似動人春色碧紗籠再題霞鋪烟表四字其一綠鬻玉蝶渾
如冷蝶荷花房擁抱檀心憶舊香開到寒梢猶可愛此般必是漢宮妝再題層疊

冰綃四字。後各有楊娃之章一小方印。與余家所藏妹子題馬遠楊葉竹枝二冊字畫差大。然筆腕瘦嫩畧相似。二冊楊葉題線摺依依綠。金垂長長黃。竹枝題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一項鼎鉉呼桓日記。

嘗觀馬和之四小景。有楊妹子各題一絕。云人道中秋明月好。欲邀同賞意如何。華陽洞裏秋壇上。今夜清光此處多。石楠葉落小池清。獨下平橋弄扇行。倚日綠陰無覓處。不如歸去兩三聲。清獻先生無一錢。故應琴鶴是家傳。誰知默鼓無絃曲。時向珠宮舞幻仙。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華嶺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一沈津吏隱錄。

度宗昭儀王氏 會真郡夫人昭儀王秋兒東宮直書閣能屬文。瓶骨瓊貌。度皇自即位後。萬幾之暇。批答書閣式。克欽承。皆出其手。一隨隱漫錄。

荆國大長公主 太宗幼幼不好弄。真宗即位。封萬壽長公主。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為歌詩。尤善女工之事。一宋史本傳。

魏國大長公主 英宗第二女。神宗時封蜀國公主。下嫁左衛將軍王誥。好讀古文。

章善書札。一宋史本傳。

越國夫人王氏 端獻王頌之妻作篆隸有古法（書史會要）

華國夫人韋氏 魏惠獻王愷妻特封韓魏兩國夫人（魏王愷傳）

謝翔翠簾亭避暑詩云仰面無所視梁間有題字問此何人書婉婉有弱氣云昔魏王妃學書似李衛乘雲到此山灑墨在空翠自注云亭有魏王妃所題字尚新王嘗以成德軍節度鑄明故妃至其處（晞髮集）

金

元妃李氏 章宗元妃李氏師兒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師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章宗問建宮教中女子誰可教者建曰就中音聲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為昭容明年進封元妃（金史本傳）

明

慈聖李太后 神宗生母也東安人神宗在位上尊號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嘗書謙謹持家四字以貽其父李公（名山藏坤則記）

慈壽寺神宗為慈聖皇太后建也寶藏閣係聖母御筆題（燕都遊覽志）

文華殿後殿所懸扁凡十二字。每行二字。共分六行。其文曰。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乃慈聖御筆。臣下但見龍翔鳳翥。結搆波磔之妙。以為御書。而實非也。
(萬曆野獲編)

神宗貴妃鄭氏。大興人。父憲成。妃狡媚多智。生皇三子。封皇貴妃。帝寵之。顯房。

崇禎三年七月薨。謚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葬銀泉山。(明史彙)

鄭貴妃泥金書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一卷。在篋青紙上。凡本刻絲錦裝卷首題云。大明萬曆甲辰年十二月吉日。皇貴妃鄭謹發誠心沐手。親書金字。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一卷。恭祝今上聖主祈願。萬壽洪福。永享康泰。安裕吉祥。楷法秀

整。前繪佛像。甚精細。今藏吾杭趙谷林齋中。余題絕句四首。云。梵火流青出漢京。翼坤(鄭貴妃宮名)題處最分明。依稀記得碑神記。紙上香多蠹不成。巧笑由來雨露偏。佛恩遠在聖人前。開函稽首無他願。一筆泥金壽一年。柘館餘閒羅女紅。祝釐不與衆嫺同。也勝密誓含元殿。小字親封玉合中。城南詩老觀空久。(丁君敬身同賦)一特賦新詞。繼夢集。他日秋山黃葉下。與君禮足九蓮花。

武宗王妃。燕京人。以才色得幸于武宗。侍幸薊州溫泉。題詩自書刻石。今石刻尚

存（列朝詩集）

陳司綵 洪武二十年詔選民間淑女入宮分司六尚陳二妹字瑞貞仲裕女也貌端莊與馮善六書晚大義精女工嫻嫻皆師事之人稱為女中君子二十四年命為司綵賜歸省（棗林雜俎）

婁妃 婁妃書倣詹孟舉楷書于文極佳江省永和門並龍興普賢寺額其筆也後人以其賢不忍更之（書史會要）

楊妃 楊妃書法趙文敏頗得筆意但偏鋒耳（書史會要）

安福郡主 寧靖王奠培之長女工草書能詩（列朝詩集）

女仙

晉

南嶽魏夫人 諱華存字賢安位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真靈位業圖）

魏夫人左僕射舒之女太保公據南陽劉幼彥之室光祿勳璩之母天才卓異少讀莊老及春秋二傳五經百子後修真得道夫人善書（書史會要）

豫章女巫 豫章女巫太元中有神降之能空中與人言且善書（書史會要）

唐

吳彩鸞 女仙鸞自言西山吳真君之女太和中進士文蕭客寓鍾陵南方風俗中秋月夜婦人相持踏歌婆婆月影中最為盛集蕭往觀焉而彩鸞在歌場中作調弄語以戲蕭蕭心悅之伺歌罷躡蹠其後至西山中忽有青衣燃松明以燭路者彩鸞見蕭遂偕往復歷山椒有宅在焉至其處坐席未煖而彩鸞據案如府司治事所問皆江湖溺死人數蕭他日詢之彩鸞初不荅問至再四乃語之我仙子也所領水府事言未既忽震雷迅發雲物晦吳彩鸞執手版伏地作聽罪狀如聞謫詞云以汝泄機密事罰為民妻一紀彩鸞泣謝諭蕭曰與汝自有冥契今當往人世矣蕭拙于為生彩鸞以小指書唐韻一部市五千錢為糊口計然不出一日間能了數十萬字非人力可為也錢囊羞澀復一日書之且所市不過前日之數由是彩鸞唐韻世多得之歷十年蕭與彩鸞遂各乘一虎仙去唐韻字畫雖小而寬綽有餘全不類世人筆當於仙品中別有一種風氣今御府所藏正書一十有三唐韻平聲上唐韻平聲下唐韻上聲唐韻去聲唐韻入聲唐韻上下二唐韻六

鍾陵西山有游帷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十里若聞闌蒙傑多名姓善謳者夜與丈夫間立把臂連踏而唱惟對答敏捷者勝太和末有書生文蕭往觀觀一妹甚妙其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蕭駕彩鸞自有綉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生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妹亦相盼敬罷獨秉燭穿大松徑將盡陟山扣石罅險而升生躡其蹤妹曰莫是文蕭耶相引至絕頂坦然之地後忽風雨裂帷覆機俄有仙童持天判曰吳彩鸞以私欲洩天機謫為民妻一紀妹乃與生下山歸鍾陵為夫婦（誠齋雜記）

仙人吳彩鸞書孫恂唐韻凡三十七集此唐人所謂葉子者也按彩鸞隱居在鍾陵西山下所書唐韻民間多有余所見共六本此一本二十九葉彩鸞書其八葉後人所補氣韻肥濁不相入也（黃山谷集）

裴劍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吳彩鸞善書小字書唐韻習之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中佛本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張邦基墨莊漫錄）

洪龜父朋寫韻亭詩云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中百尺亭水入方洲界玉局雲映遠山羅翠屏小楮四聲餘翰墨主人一粒盡仙靈文蕭彩鸞不復返至今神界

花異異（呂本中紫薇詩話）

樓鑰跋宇文廷臣所藏玉篇鈔云始予讀文蕭傳言吳彩鸞書唐韻字疑其不然後于汪季路尚書家見之雖不敢必其一日可辦然亦奇矣為之賦詩且辨其為陸法言切韻茲見樞密宇文公所藏玉篇鈔則又過之是尤可寶也既謂之鈔竊以為如北堂書鈔之類蓋即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舊有此鈔而書之耶抑彩鸞以意去取之耶有可用之字畧之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部居如今本皆以朱氏別之而三字五字止以墨字書之次序皆不與今合不可致詰執書前歲所與汪氏詩跋于左庶來者得以覽觀（攻媿集）

宇文廷臣文孫家有吳彩鸞玉篇韻今世所見者唐韻耳其書一先為廿三先廿四仙不可曉又導江迎祥寺有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或者以為唐經生書（硯北雜志）

鮮于伯機有吳彩鸞書切韻一本其書一先為廿三先廿四仙不可曉字畫尤古（志雅雜鈔）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世傳吳彩鸞寫韻於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

事之家有所寫唐韻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道麗皆人間之奇玩也（道園學古錄）

虞集題吳彩鸞唐韻真蹟後樓草城頭寫韻軒綉簾翠地月娟娟尋常觀喉霜如月書到人間第幾篇（道園學古錄）

元詹玉題寫韻軒調桂枝香紫微花露瀟瀟作涼雲點商勾羽字字飛仙下筆一簾風雨江亭月觀今如許歡飄零墨香千古夕陽芳草落花流水依然南浦甚兩兩凌風駕虎恁天孫標致月娥眉嫵一笑生春那學世間兒女筆牀硯滴曹窺處有西山青眼如故素箋寄與玉蕭聲徹鳳鳴舞（鳳林書院草堂詩餘）

彩鸞與文蕭遇在文宗太和末而法苑珠林則寫于天寶年間豈神仙隱顯原非時代之可限歟（陳宏緒寒夜錄）

吳彩鸞龍鱗楷韻後柳誠懸題云吳彩鸞世傳誦仙也一夕書唐韻一部即驚於市人不測其意稔聞此說罕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此本觀其神全氣古筆力道勁出於自然非古今學人所及也時惟太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題其制共五十四葉鱗次相接皆留紙縫天寶八年製（庚子銷夏記）

項氏寶藏英彩鸞正書唐韻全部原係鮮于伯機故物後為陸太宰全卿所購名迹也雖字細僅若蠅頭而位置寬綽有餘全不類世人行筆當於仙品中求之乃得（清河書畫舫）

謝自然 華陽貞女也幼而入道善筆札能屬文（續仙傳）

盧眉娘 永貞元年南海首奇女盧眉娘年十四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綉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至元和中憲宗以金鳳環束其腕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黃海賜號曰逍遙後神逸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舉棺輦輓即撒其蓋惟有藕屨而已後人往往見來紫雲遊于海上（杜陽雜編）

嵩山女子 嵩山女子佚其名任生者隱居嵩山讀書常夜聞異香忽一女子開簾而入年可二十餘凝態靈質世莫之見有雙環青衣左右翼侍顧謂侍者曰郎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筆札秀麗後三日來又贈二篇良久出門閃閃上空中去地百餘丈猶隱隱見於雲間生以三篇示於人皆知其神仙矣（神仙感遇傳）

曹文姬 文姬本長安倡女也生四五歲好文字戲及弄姿豔絕倫尤工翰墨自後素外至于羅綺廳戶可書之處必書之目數千字人號為書仙筆力為關中第一後歸任生三月晦日偕生乘雲仙去（劉斧青瑣高議）

曹文姬本長安倡姿豔絕倫尤工翰墨欲偶者請先投詩岷山任生詩曰一點塵心謫九天玉皇殿上掌書仙莫怪濃香薰骨膩霞衣曾帶御爐煙女曰真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事耶遂事之五年忽對任曰吾本天上司書仙女以情愛謫人襄二紀將歸予可偕行騰雲而去後以所居為書仙里（書史會要）

附尼

元

妙湛 比丘尼妙湛管夫人為寫長明唇圖妙湛小行書題其上（珊瑚網）

名媛

周

魯秋胡妻 雌蟲豸魯秋胡妻所作秋胡隨牒遠任荏苒三年桑時閒玩集為此書亦云戰筆書其體遵律垂重纖長旋繞屈曲有若蟲形（僧夢英十八體書）

二十二蟲書魯秋胡婦浣蠶所作亦曰雕蟲篆（韋續纂五十六種書）

漢

扶風馬夫人 安定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後漢書列女傳）

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有才學工隸書夫人寡重卓聘之夫人不屈卓殺之（書斷）

後漢皇甫規妻馬夫人行隸中中品（韋續九品書人論）

蔡文姬 蔡邕女也博學有才辨又妙于音律興平中亂沒於南匈奴曹操贖之操問曰聞夫人家多墳籍猶能記憶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漢書列女傳）

蔡邕得筆法於神人傳女文姬文姬傳之鍾繇（古今傳授筆法人名）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漢祚衰蔡炎書（淳化閣帖）

蔡炎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傳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山谷）

題跋

晉

衛夫人 晉中書院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羊欣撰錄）

衛夫人名鑠字茂將廷尉履之女弟恒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隸書尤善規矩鍾公云碎玉壺之冰爛瑤台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右軍少嘗師之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子充為中書郎亦工書（書斷）

鍾繇傳之衛夫人衛夫人傳之王羲之（傳授筆法人名）

庾肩吾書品列中之上

李嗣真書列上下品云衛夫人正體尤絕

韋續九品書人論上中品有李矩妻衛夫人正行

唐人書評衛夫人書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霞（書苑菁華）

晉衛夫人筆陣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於用筆六藝之興莫重於銀鈞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

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聲。故知達於其源者少。關於其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贖。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也。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為標範。庶將來之君子。時復覽焉。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其硯取前涸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膠。十年已上。強如石者為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凡學書字。先學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頭筆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掌。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者。先大書。不得先從小。善繼者不驕。善寫者不鏃。筆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ノ 陸斷犀象。

、 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ノ 百鈞弩發。

一 萬歲枯藤。

ノ 崩浪雷奔。

丁 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備如篆，法飄颻灑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竄窅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

晉衛夫人與師帖

衛楷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感多難。年廿着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道媚，可謂晉尚書館書耳。仰求至鑑，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淳化閣帖）

黃長寄云：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書鬼寶泉。述書賦（東觀餘論）

黃山谷題絳本法帖云：王會稽初學書於衛夫人，中年遂妙絕古今。今人見衛夫人遺墨，疑右軍不當北面。蓋不知九萬里則風斯在下耳。（黃山谷集）

郝夫人 王羲之之妻也，甚工書。（孔元舒在窮記）

謝夫人 字道韞。王凝之妻。安西將軍奕之女也。《晉書列女傳》。

道韞有才華。亦善書。為舅氏所重。《王羲之外傳》。

李嗣真書後品云。謝道韞是王凝之妻。雍容和雅。芬馥可翫。列中下品。

韋續九品書人論。下上品有王凝之妻謝道韞行草。

傅夫人 郗愔之妻也。善書。《書斷》。

韋續九品書人論。下上品有傅夫人正隸。

荀夫人 王洽之妻也。亦善書。《書斷》。

汪夫人 宣和書譜作汪 王珉之妻也。善書。《同上》。

荀夫人 庾亮之妻也。韋續九品書人論。上下品有庾亮荀夫人正行隸篆。

蔡夫人 羊銜母。韋續九品書人論。上中品。

桓夫人 唐人書評云。桓夫人畫如快馬入陣。屈伸隨人。《書苑精華》。

李意如 琅邪王獻之保母也。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有志行。歸王氏。柔慎。

勤恭。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雲麓漫鈔》。

謝夫人孔琳之妻謝氏亦善畫（書斷）

北魏

李夫人 高慎妻李氏趙郡李徽伯女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北史高乾傳）
李彪女 幼而聰令彪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後宣武聞其名召為婕妤在宮常教帝
妹書誦授經史後宮咸師事之（北史李彪傳）

北齊

魏夫人 韋續九品書人論下下品有北齊魏夫人正行

唐

劉秦妹 馬家劉氏臨劾逼斥安西蘭亭親奪真蹟如密妃遺形於巧素再見如在
之古昔注云翰林書人劉秦妹歸馬氏（書泉述書賦）

劉秦妹善臨蘭亭及西安帖奪真亦唐翰林書人（法書苑）

房璘妻高氏 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鉄彌勒像頌安公美政碑俱參軍房璘妻高
氏書石壁寺碑乃行書（學林新編）

房璘妻高氏嘗書石刻字畫潔婦（墨池編續書斷）

太谷縣令安廷堅美政頌碑跋

開元二十九年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惟其筆畫迥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錄固已博矣而婦人之筆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為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陳遊瓊等書皆有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樞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為兩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邱繆師愈之類蓋又不可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于斯世矣余于集古不為無益也夫（集古錄）
撰人姓名殘缺房璘妻高氏書開元廿九年三月（金石錄）

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鉄彌勒像頌碑跋

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鉄彌勒像頌者林誘撰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而下訖于顯德凡為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耳然其所書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耳二碑筆畫字體迥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

不宜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為奇也識者當為辨之（集古錄）

林鶚撰房璿妻高氏行書開元二十九年六月（金石錄）

柳夫人 崔簡妻宗元伯姊善隸書為雅琴以自娛（柳河東集）

崔瑗 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嫁為朗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妻善筆札讀書通古

今（柳河東集）

楊夫人 柳柳州宗元室善翰墨（書史會要）

金鑾 白氏金鑾居易七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居易以終南紫石刊之（書

史會要）

陳燕子丁

越宋時人

獨善比邱道衍法華經跋云唐僧義道與女人陳燕子丁共以小

楷細書是經為薦亡母解脫清昇默畫波擊若出一手（金華府志）

應女貞 善隸書常為內中學士（李遠集）

鄧敬妻李氏 鄧敬封汝門生婚李氏其父嘗為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

善書敬之所行卷多二人筆跡敬官至秘書少監（玉泉子）

關氏 南楚人圖之妹甚聰慧文學書札圖嘗勸人圖嘗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

但不擲耳。後園以妹妻常修。關氏與修讀書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越絕流華。咸通六年登科。(南楚新聞)

薛媛 薛媛潯梁人。南楚材妻。楚材旅遊陳穎。受穎牧之春。無返舊意。媛寫真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鏡已驚。願索燕。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潭忘却。時展畫圖看。夫妻遂偕老。馬詩人嘲之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還丹青。空房應獨守。(全唐詩話)

媛善書畫。妙屬文。(雲溪友議)

封絢 殷保晦妻。封教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卓犖。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賊賊悅封。色欲取之。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唐書本傳)

後唐

李夫人 西蜀名家。後唐郭崇勳伐蜀得之。夫人以崇勳武弁。嘗抑鬱不樂。善屬文。尤工書畫。(書史會要)

五代蜀

黃崇嘏 臨邛人周庠知邛州崇嘏上詩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敏復獻長歌庠最奇之召與諸生姪同遊善琴奕妙書畫翼自薦攝府司尸參軍胥吏畏服索贖一清庠美其風采欲以女妻之崇嘏袖封狀謝仍貢詩曰幕府若谷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覽詩驚駭召見詰問故黃使君女也乞罷歸臨邛不知所終

(玉溪編事)

宋

朱嚴妻 王禹偁贈朱嚴詩云妻裝秋卷停燈坐自注云嚴妻能詩(小畜集)

安國夫人崔氏 琦韓妻善書札體法甚老殊無婦人氣(安陽集)

楊夫人 夏竦妻楊氏工筆札(宋史夏竦傳)

推太君 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略通其說(臨川集)

武昌縣君郭氏 郭氏曾祖恕祖遵式父昭晦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還歸于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華封武昌縣君(歐陽文忠公集)

和國夫人 和國夫人王氏宗室趙仲輓室能詩章善字畫(書史會要)

章煎 章煎友直女工篆書傳其家學友直執筆自高壁直落至地如引繩而煎亦

能如其父（書史會要）

唐氏 唐氏能書。梅堯臣泗州觀唐氏書詩云。唐氏能書十載聞。誰教精絕到紅裙。百金買盡蒲葵扇。不必更求王右軍。（宛陵集）

史炎 史炎字炎。玉州刺史。飛閣聘為冢子祺之配。祺亦有才。倡和成集。名曰和鳴。作字用秃筆。體法古勁。黃山谷與祺父有內親。而祺弟祉亦以進士為青神尉。山谷親來訪之。炎玉致書嘗織綠菜。以贈山谷。為之贊曰。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為菽。蛙蟻。夜采采盈掬。毛以辛鹽。宜酒宜錄。在吳則紫。在蜀則綠。頌我肯蓄。史君炎王。（曹學佺蜀中詩話）

徐宏中跋山谷綠如贊云。按此贊末句言史君炎王。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如名炎。字炎。王髻。卅資穎嗜學。痛繁縷。纏一不介意。善屬文。雅安張閣少卿出守眉陽。聞其才贖。納為冢嗣子履之婦。炎玉日遊心於編簡翰墨。平生遊覽之勝。燕笑之適。與子履詩酒酬唱。格調閑雅。久而盈筐。手自敘次。目曰和鳴集。而少卿之室。于山谷老人為姑輩。子履寔其親表也。因寓書致綠菜為信。山谷珍其品。以贊謝之。獲其為古女校書云。紹興甲戌秋。徐宏中跋。（式古堂書畫彙考）

慶國夫人邢氏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為忘年交謝趙出也為余言外氏孫利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戒婦子一紙往往與景英言合邢尚書趙丞相事具國史至其故家典型要自令人起敬（陳傅良止齋集）

謝夫人 謝夫人譚文初妻潁川汝陰人居家難晨以興家之事無不遍視舍此則讀書觀古人書畫二事皆精（鄭俠西塘集）

李清照 李清照號易安居士禮部員外郎格非女知湖州趙明誠室

易安居士能書能畫而又能詞尤長于文藻迄今學士每讀金石錄序頓令心神開爽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太奇（才婦錄）

李易安一剪梅詞帖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處可消除縱下眉頭卻上心頭（右詞一剪梅）

跋李易安書一剪梅詞云易安詞藁一紙乃清閨故物也筆勢清真可愛此詞漱玉集中亦載所謂離別曲者耶卷後無題識僅有點定兩字耳（書畫舫）

秦國潘夫人 周必大題秦國潘夫人書云右靖國元年辛巳祖妣秦國潘夫人從
祖父初任忻州司法時與鄭州叔祖母姚氏書夫人富文忠公彌孫其云奉文乃
運使金紫及奉使太師小字後批三管散一行金紫年十四代寫常記祖母張秦
國道祖父之言舊小吏事上官極恭太守禮上法曹與他緣窄襄捧案此書亦云
起五更每日兩衙極邊小壘事體尚爾况藩府乎今儀門外雖有州縣官於此下
馬睥然皆肩輿直造客位初到略展衙禮遠不過三日近則是日亟免併記此以
示後人嘉泰三年十月旦立石（平園集）

徐夫人 徐氏諱蘊行自號悟空道人臨川蔡教授說之母學虞書得楷法（誠齋
集）

徐夫人名蘊行善讀書工歐虞筆法為通判蔡連妻以賢婦稱暮年留心內典手
寫華嚴諸部經號悟空道人（撫州府志）

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得唐人筆法字畫亦細楷（止齋集）
周必大跋徐夫人所書華嚴經梁武懺

翰林蔡侯子羽故母徐氏三衛人宣和間刑部侍郎諱敷言之女潛心內典學虞

世南書嘗手寫華嚴經梁武帝嘗終部帙所謂女人身得度者其子將藏是書於
名山求予一言予謂夫人為善如此鄒氏之輩在所不論二經果報再復唐稱華
嚴經云南方國有長者妻名曰善慧見佛神力心生覺悟法華經云比丘尼憍曇
毗得佛授記後名光相如來予知夫人此念不斷盡未來世豈止資其冥福而已
慶元丙辰六月丙寅（平園集）

韓玉父 秦人家于杭李易安嘗教以詩後父母以妻關人林子建子建得官歸闕
韓自錢塘往三山比至林已官旣江矣復回延平假道昭武宿漢口鋪題詩於壁
（四朝詩集）

張夫人 張氏蜀之故家漢御史綱之後通判末若水之妻也性賢孝讀書史善筆
札通古今識義理而不肯為詞章其方直之操士大夫或有愧焉（朱子文集）
游夫人 建安郡夫人游氏贈光祿大夫黃崇妻而子則端明殿學士中也建安建
陽人幼授班昭女訓通大義至它組紉登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能輒過人（朱
子文集）

張穰 張俊有愛妾乃錢塘妓張穰也頗涉詩書俊文字穰皆與之柘臯之役俊發

書屬穰。照管家事。穰報後引霍去病趙雲事以堅其心。且言今日之事。惟在宣撫。不當以家為念。勉思報國。後以其書繳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穰。仍加封雍國夫人。一郭翼履雪齋筆記。

胡夫人 黃子由尚書夫人胡氏元功尚書之女也。後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奕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一齊東野語。

黃尚書子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賦于壁間。劉改之從後題沁園春一闕。其辭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拆。小小藍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喚葦簪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後黃知為劉作。厚有餘暇。一張世南游宦紀聞。

陳述古女 陳述古諸女亦多有文。有適李氏者。從其夫仕晉寧軍判官。部使者以

小雁屏求詩。李婦自作黃鶯直小摘題其上。紅蓼淡蘆。敲曲水。幾雙容與。對西風。

扁舟阻向江鄉去。卻喜相逢一枕中。曲屏誰畫小瀟湘。雁落秋風。翠半黃。雲淺雨疎孤嶼遠。泠泠清夢到高唐。(者舊續聞)

邵安人 安人邵氏道冲字用之。武經郎林延齡之室。家定海。母朱氏。方娠。夢丹書。金篆在霄漢。聞生而敏慧。未就知書。稍長。觀漢書。資治通鑑。至成誦。歸于林。姑嫜居亡。愛子斥奩。具營喪葬。無新色。姑疾。經年。醫檜備至。人稱其孝。延齡仕不進。一開十三年。邵安之。賜詠琴奕。以相娛。喜編內典。于書法。華圓覺。金剛等經。(寶慶四明縣志)

趙夫人 俞似官廣州。鈐轄題英州金山寺壁云。轉食膠擾擾。隔林泉。高步未容攀。寒來尚有平生履。管領東南到處山。似妻趙夫人親書此詩于壁。字畫徑四寸。道健類薛稷。(容齋隨筆)

方氏 桐廬人。陳暉經喜于婦。臨蘭亭。并自作草書。皆可觀。(畫繼)

李夫人 名至現。號浹軒。宋狀元黃朴之女。長適尚書李珣子。善撫琴。畫蘭。為郎中孫榮甫作九畹圖。自序其後曰。予家雙井。公以蘭比君子。父東野翁甚愛之。予亦愛之。每女紅之暇。嘗寫其真。聊以備閨房之玩。初非以此求聞於人也。(王惲秋

潤集

丁夫人 洪慶善夫人賢而有文。字畫勁麗。張綱華陽老人集。

朱淑真 海寧人文公姪女也。文章幽豔。才色清麗。實閨門之罕有。因匹偶非倫。勿遂素志。賦斷腸集十卷。以自解。古今女史。

辛亥冬于京師見宋末女郎淑真手書瑤瓊圖一卷。字法妍嫵。有記云。若蘭名。蘇氏陳留令道質季女也。年十六歸扶風賈滔。滔字連波。仕符秦為安南將軍。以若蘭才色之美。甚敬愛之。滔有寵姬趙陽台。善歌舞。若蘭苦加捶楚。由是陽台積恨。譏毀交至。滔大恚憤。時詔滔留守襄陽。若蘭不願偕行。竟挈陽台之任。若蘭悔恨自傷。因織錦字回文。五彩相宣。瑩心駭目。名曰瑤瓊圖。亘古以來所未有也。乃命使齎至襄陽。滔感其妙絕。遂送陽臺於關中。具輿從迎。若蘭於漢南。恩好踰初。其著文字五千餘首。世久湮沒。獨是圖猶存。唐則天嘗序圖首。今已魯魚莫辨矣。初家君宦游浙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一日家君宴郡倅衙。偶于壁間見是圖。備其值得歸遺予。於是坐卧觀究。因悟瑤瓊之理。試以經緯求之。文果流暢。蓋瑤瓊者天盤也。經緯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流一眼者天心也。極

星不動。蓋運轉不離一度之中。所謂居其所而幹旋之處中一方。太微垣也。乃疊字四言詩。其二方。紫微垣也。乃四言回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四維。乃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乃交首四言詩。其文則不同也。四維。乃三言回文。三方之經。以至外四經。皆七言回文詩。可周流而讀者。紹定三年春二月望。後三月。錢塘幽棲居士朱氏淑真書。首有瑤璣變幻四小篆。後有小朱印。予向見斷腸集。不載斯文。一池北偶談。

朱億女。尚書朱億女。郡人也。淑行婉質。工琴書。至道初。裴愈奉使兩浙。聞其才藝。奏之。召至宮師。既入京。掖賜號曰花蓮夫人。後出俗。刺血書蓮花經一部。改賜慈濟廣慧大師。一洪武蘇州府志。

吳氏三一娘。樓鑰云。今玉編惟越本最善。末題云。會稽吳氏三一娘。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摺法最精。一玫瑰集。

王排岸女孫。廣陵王排岸之女孫。眉目秀麗。能琴棋。善翰墨。失身富家。常鬱夕不樂。慕名勝而終焉。郡有朱淵。未第。其室寢廢。家事不治。經鬱一妾。頗難其人。隣媪云。排岸女孫歸久。試與官人謀之。朱笑曰。恐無此理。行成以八百券為質。一至其

家內外之事。皆若素定（貴耳集）

元

管夫人 管夫人道昇。字仲姬。趙魏公室。延祐四年。封魏國夫人。翰墨詞章。不學而能。心信佛法。手書金剛經。至數十卷。以施名山名僧。天子命夫人書十文。敕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又命孟頫書六體。為六卷。雅亦書一卷。且曰。令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且一家皆能書。亦奇事也。（松雪齋集）

管夫人書牘行楷。與臨波公殆不可辨。同異衛夫人。後無傳。（容臺集）

管夫人題漁父詞

遙想山堂數樹梅。凌寒玉蕊發南枝。山月照晚風吹。只為清香苦欲歸。南望吳興路四千。幾時聞去雪水邊。名與科付之天。笑把漁竿上畫船。身在燕山近帝居。歸心日夜憶東吳。斟美酒。膾新魚。除却清閒總不如。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右漁父詞。仲姬書）

吳興郡夫人不學詩。而能詩。不學畫。而能畫。得於天者然也。此漁父詞。皆相勸以歸之意。無貪榮苟進之心。其與老妻強顏色。雙鬢未全斑。何苦行吟澤畔。不近長

安者異矣。皇慶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子昂書（清河書畫舫）

管夫人手寫璇璣圖詩。五色相間。筆法工絕。（居易錄）

管仲姬與中峰帖

道昇和尚拜覆本師中峰和尚大禪師法座前。道昇拜別。頂相勳是數載瞻仰之心。日積不忘。年時得以中首座來。都如見師。父尊顏。備審道體清安。甚為慰喜。道昇手書般若經。報薦先父母深恩。及救薦亡兒女輪迴之苦。極感謝我師大發慈悲。點化亡者。皆得離苦海。我師但起一念。何獨道昇公姑父母兒女。得生淨土。一切法界含靈。皆成佛道。直證菩提矣。道昇粉骨碎身。生生世世。報答我師大和尚慈悲深恩耶。道昇疊蒙賜書。知前年我師所惠書及錄題經讚法語。寄來至今。並未曾收得。不審當先何人送去。聞知快快。道昇一面作書于家間。問舍姪去也。去年歲以中送去。般若經五卷。又蒙本師慈悲。展讀點化。又各得題讚。存沒重感我師。道昇宿業本重。每日人事擾擾。不能安靜。長想我師慈悲指教。尋思話頭。但提起終得受用。道昇與良人誠心至願。但得到家。只就家庭修設。拜懇本師大和尚大發慈悲。普度一切鬼神。一切有主孤魂。一切無主孤魂。一切冤親良人。與道昇祖

全父母兒女外祖妣奴婢及一切法界含靈莫墮三途惡苦願皆得早生佛界此乃良人與道昇心願已託以中先覆知師父大和尚今春僕回又拜吾師惠書及心疏道昇等拜觀如心如願良人見之生歡喜心尤增感佩我師如此大發慈悲度脫一切眾生是道昇等七世師父之恩何以報謝今因的便特拜此書報安更乞善保愛不宣六月初七日女弟子管氏道昇和南拜覆（式古堂畫書案考）

右趙承旨手牘十一紙魏國夫人一紙皆與天目幻住公者承旨所云悉為夫人沒後與住商評欲修事薦嚴時承旨老矣音詞宛惻讀之可為興感不知當時本老答語何以寫其憂也夫人以書般若得公讚歎致謝云云皈依之誠尤為迫切本之徒竄通作一卷今歸黃令公淮東書院藏之聞出以相示余謂三士皆從菩薩地來所謂應以比丘宰官信女身而得度者因緣聚會乃如此今皆還淨土矣學士大夫不能擇然於現在之時而余為勘破于過去之日相對一笑摩挲移日不獨以其翰墨之妙而已也吳門祝允明跋（同上）

趙魏公書散滿天下亦時時獲觀惟夫人真蹟為世罕有此卷之可貴者正在是耳或謂松雪嗜好佛法太過者彼其時宗社墟矣秦離之懷不於空觀而焉

寄此則在所當慨而不當認夢為實也。宏治癸亥十月在錦衣君清淮堂書前
進士吳郡楊循吉（全上）

子昂書中能象當時與之同世者皆沾餘潤遂成名家。况畫眉閣彥。真不傳受
筆訣與之俱化耶。觀魏國夫人尺一題董其昌（全上）

管夫人家書

余見管仲娘字一卷平安家書付三哥長壽收拆。娘書付三哥吾兒。昨日
福山寺僧來得五哥六月內書。知汝安好。家中及道院內平善。方得放心。可收香
盟寺呈于至。先還借錢一百定。如得入手。可與四五哥大。一哥商量交孫行。可買
東橫錢百戶屋地。并西邊蘿蔔地及德清園前地。我已分付五哥了。此地若別對
付錢買了。卻將此錢好生賣封了。付的便寄來。九月間沈山主周年。切須與三定
錢油三斤。米五斗。請十僧燈斛做汝父母名字。連薦沈山主則箇。可憐此人多與
我家出氣力。切須報答他書。到便與哥哥每說。切分付福和萬六道。徐慶一等好
生與我安排。供養為好。蘇灣田墾交徐壽二好生修理休誤。桑樹好生照管澆灌。
山上亦宜照管。交梓沛兄令人多接栗樹。多種桑樹。只此不一。七月二十六日娘

付三哥收。此池灣沈氏所藏。予趙奕有跋（太平清話）

夫人能畫與詩。嘗入觀中宮。命寫梅稱旨。且命題之。詩云。雪後瓊枝嫩。雪中玉蕊寒。前村留不得。移入畫中看。（霏雪錄）

管仲姬竹卷後跋云。操弄筆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竊見吾松雪精此墨竹。為日已久。亦頗會意。因大丞相不忍夫人之命。故寫一卷。鄙拙可愧耳。此卷藏豫章楊寨雲家。（因樹屋書影）

李璿貽管夫人畫竹卷。長丈餘。筆披錯落。姿態百出。與怪石。冉冉相間。氣韻生動。真奇作也。後自題二句云。竹勢撒崩雲觸石。應是瀟湘夜雨集。皇慶三年秋。日作道昇下有管氏道昇仲姬二印。（隨筆續編）

夫人畫竹。風格勝于昂。此幅凡三竿。極其蒼秀。自題一詩云。春晴今日又逢晴。閒與兒曹竹下行。春意近來濃幾許。森森推子日邊生。字法似子昂。有友人見而愛之。攜去。（庚子銷夏記）

祁縣戴楓仲藏管夫人道昇小畫一軸。有細書小字云。山迴新綺閣。竹掩舊朱門。

（池北偶談）

王夫人 夫人字圭卿號春澗工書畫曹文貞公嘗題其書畫卷第所云清府參軍時見益者不知指何人也（霏雪錄）

曹伯敬題王夫人書畫卷後云畫傳當代工尤妙字學前賢體更多（溟泉漫錄）
八達太夫人 忽都虎郡王太夫人也長清縣靈巖山寺中碑至治元年八達氏有詩二句云巖前松檜時時綠殿上君王歲歲春大字刻之不類婦人筆（金石文字志）

趙夫人 夫人諱鸞字應善雍古邵氏中書平章世延女中書參政許有壬室朗惠慈靜能琴書善筆札（書史會要）

游夫人 雷機母延祐間贈建安郡君善書而有文（潛溪集）

危郡君 危氏諱德管字蘭玉雷機室贈建安郡君通書記作字有楷法（潛溪集）
徐氏如珪 鄭天覺妻通論語孝經大義工書亦有法（貝瓊清江集）

劉氏 孟運判妻也性巧慧能臨古人字吐吐通真（書史會要）

柯氏 天台人九思之女通經史善筆札（書史會要）

段氏 天佑之女能詩章善筆札（書史會要）

士女曹妙清 自號雪齋。錢塘人。善鼓琴。工書。行書點墨皆有法度。三十不嫁。風操可尚。嘗寫詩寄鐵崖。鐵崖答之云。紅牙管帶紫裡毫。雪水初融玉帶袍。寫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可能高。玉帶袍其硯名。《列朝詩集》

陳自幼 能書。通南游。姚氏一意奉佛。有手書觀世音普門品。趙榮祿題其後。《六研齋筆記》

明

高妙瑩 字叔琬。解縉母也。通經史。傳記善小楷。晚音律算數。至極其敏妙。《名山藏》

蔡氏 隱士韓奕妻也。請書通大義。善筆札。嘗書經刻以行世。《張昶吳中人物志》

徐氏 齋出吳之天平山。歸水東陸輿。讀書通大義。知楷法。子齋入翰林。封孺人。

《震澤集》

楊夫人 邢子厚妻。盧德水云。子厚九嫂。乃楊磐石女弟。書法自成一家。博學能文。過于慈靜。《列朝詩集》

馬氏 名問卿。字芷居。金陵人。陳翰林魯南之繼室也。書法蘇長公。得其筆意。頗與魯南相類。《列朝詩集》

黃氏 遂寧黃簡肅公珂之女。新都楊用修之繼室也。博通經史。不棄札闥門。肅穆用修亦嚴憚之。寄用修長句。為藝林傳誦。而用修亦云。易求海上瓊杖。儼難得聞。中錦字悉讀者傷之。《列朝詩集》。

金元賓妻 烏虜時人。元賓為履吉高足。故書法亦因之。綿麗多態。而閨闈之氣未除。《王世貞三吳指法跋》。

邢慈靜 青州左布政馬拯妻。少卿邢侗妹也。書宗李衛。《武定州志》。

慈靜善仿兄書。《列朝詩集》。

邢夫人慈靜自述詩帖 行書烏絲闥本。

儂自閨房處。女子閨君博覽通古史。歸君薄海宦遊多。无陰迅速如彈指。萬里跨方道路長。松柏森森雲香苑。遼陽刀劍如林密。征馬南催鬣如霧。何以君病抱沉痾。與君報國酬英主。日為三苗亂。我黎君家嘔血歸幽旅。不見夫君舊日容。惟思攜手君所口。君家何處侶煙霞。白雲來處空舒卷。獨伴遺兒歸故鄉。修途萬里多炎涼。肯去雲擁駟馬車。今日孤舟住夕陽。子母寥寥淚暗流。幾番欲葬江魚腹。憶昔白頭人去時。依稀點首將予囑。教子朝夕名未成。春光不駐東流急。小庵日日。

拜空玉思君不見空斷腸。百鳥啼聲驚夢裏。覺來猶是淚千行。君家功若小邱山。誰與夫君奏廟廊。平生功績皆湮沒。懷身何自見君王。恨殺烏紗能誤人。始知名利如羅網。春去秋來愁又結。坐看衰草心焦熱。杜宇啼我。心中悲我啼。杜宇枝頭血。慈靜自述（式古堂書畫彙攷）

黃氏 編修趙景妻也。少工楷法。讀書通曉大義。（初學記）

姚氏 號青岷。居士秀州人。姚元瑞女。歸范君。初日讀漢魏以來詩集。蔡音譜家書法。吟咏多散佚。不盡傳。（玉鶯閣遺稿小傳）

徐夫人 徐媛字小淑。副使范允臨之室也。多讀書。好吟咏。與寒山陸卿子唱和。稱吳門二大家。（列朝詩集）

近代名閨以書表著者。吳中為范夫人徐小淑。趙大家陸卿子。清操為柯孝廉配。張徽卿。卿寓白下。有女弟子雲。灣月液。與余清瑤。君投分。所遺詩。札。翔鸞。舞鳳。豈僅鸚哥嬌也。（珊瑚網）

徐小淑天上謠墨蹟

洞天去人九萬里。涼風吹雲天似水。珠扉高敞赤霓翔。冰簾漾中素練舉。琪花瑤

草蕪闌干。張君危坐聽啼鸞。翠塵吹涎作樓閣。青田小龍耕晚煙。璇宮桂花秋露滑。吳剛玉斧香凝肩。絳節高組阿母來。搗黃衫子翠羅鞋。晏香鳴笛婉華舞。笙歌沸空擁吹臺。自向東王一卮壽。啾啾白麟天半走。貝闕人歸龍夜吼。右天上謠東海徐媛小淑氏一

陸大家 陸氏名卿子。姑蘇尚賢卿師道之女。太倉趙宦光凡夫之妻也。凡夫葉家廬。慕與卿子偕隱寒山。手闢荒穢。疏泉架壑。善自標置。引合勝流。而卿子又工于詞章。翰墨流布。一時名聲藉甚。以為高人逸妻。靈真伴侶。不可梯接也。列朝詩集。陸子卿詩墨蹟。

鳴蟬寂無聲。閉夜涼。颼發辟荔覆。掩攝葉際見。孤月流光入房櫺。徘徊照華鬢。撫景一長歎。終古誰不沒。棄世學神仙。徒勞鍊金骨。寒山趙氏陸。玉台翰墨餘芳。張徽卿 清漳人。柯孝廉配。寫白下善書。珊瑚網。

張徽卿詩札墨蹟

綺態聽得梅花弄。至今暗香猶襲人也。小胸妹告借秋鴻新譜。特遣婢子叩領。贈戴氏二姬一絕附正。雲鬢月面兩相宜。瀟作秋波液是脂。我見猶憚而况若。

江妃漢女莫猜疑外曲中衛宛若楊三秀作容錄成一品題之眉社女弟張徽卿
雲濤 玉液 徽卿女弟子清瑤君贈詩云妙撫樂毅行波變鉄畫銀鈎字樣圓好

正臨池洗端石妹先題葉弄輕煙（珊瑚網）

雲濤玉液詩札墨蹟

華袞輕于一字飛儂家姊妹出蓬蒿媿無芳躅追彤史浪得虛名動綵毫

（廣陵雲濤煙雙氏）

花牋處處有儂名欲動春風欲嚇鶯對月瞻雲吟秀句幽閨一倍使人清

（適楚玉液緞黛氏）

葉小鸞 字瓊章一字瑤期水部葉仲韶季女四歲能誦楚詞工詩多佳句能模山

水寫落花飛蝶皆有韻致日臨子建洛神賦或藏真帖一編靜坐疎香閣薰爐茗

椀與琴書為伴而已年十七字崑山張氏未行而卒（列朝詩集）

袁氏 名九淑字君嬈通州人錢良眉之妻四川左布政袁隨之女也少讀經史尤

深內典詩文清麗書法道媚歸王孫一年卒年纔十八有伽音集（列朝詩集）

沈伯姬 聘黃履嘉年十八早亡書法似歐率更（眉公集）

葉統統 字昭齋。三歲能朗誦長恨歌。十三能詩。書法遒勁。有晉風。歸趙田袁氏。

(列朝詩集)

蔡夫人 李少司馬厚菴說黃石齋先生(道周)配蔡夫人。今年將九十。尚無恙。能詩。書法學石齋。造次不能辨。尤精繪事。嘗作瑤池圖。遺其母太夫人。居云(居易錄)

蔡夫人黃石齋之配也。花卉一冊共十幅。今藏友人趙谷林小山堂。每幅俱有題句。其山茶云。蜚風蠻雨。范注鮮明。千葉桃云。不言成蹊。匪綠色。嬌芍藥云。折花贈行。黯然消魂。諸葛菜荷。包牡丹云。蜀相軍容。小草見之。嬰粟云。對此米囊。可以療飢。萱花。剪春羅云。勝馬北堂。勿之洛陽。瓊線蓮云。小草銖骨。亭亭自立。金絲桃。品字蘭云。浙江武陵。或溢他族。秋海棠。淡竹葉云。君子於後。閨中腸斷。月季長春云。兩族並芳。四時皆春。此幅上題云。石道人命石澗蔡氏寫雜花十種。時崇禎丙子小印二曰石澗玉卿。

鄭珠江太守跋云。石齋先生被難以前。蔡夫人致書。謂到此地位。只有致命遂志一著。更無轉念。諄諄數百言。同于王炎午之生祭。閨閣中鐵漢也。後撫孤立。即死。

者復生。生者不愧。足當斯語矣。寫生得五代人遺法。一花一葉俱帶生動。所謂為君援筆賦梅花。不害廣平心似鉄者耶。珠江鄭千仞。

蔡夫人大節在珠江。鄭太守跋語中。今讀夫人自題句云。不言自芳。匪繇色媚。以植品也。對此未囊。可以療飢。以安貧也。小阜銜骨亭。亭自血。以勵節也。君子於後閨中。腸斷以言情也。曉烏北堂。勿之洛陽。以教孝也。蜀相軍容。小阜見之。以勸忠也。言簡意長。得古君子箴銘之體。馬畫之生動鮮妍。後賢惟憚正叔。可以希風。此又第二義云。壬子夏月。沈德潛題于靈巖山居。

沈紹蘭 字開靜。秀水司諫黃承昊妻也。幼攻書史。推善臨池業。以孝行聞。著效顰集（女史）

馬孺人 翰林陳石亭繼室。陳失配。知馬賢而有文。遂娶之。年八十。不廢吟咏。書法得蘇長公筆意。有芷居稿（韋居稿）

二方夫人 漢上蕭駕部大茹公夫人。皖城張計部夫人。皆姓方。皆能圖寫諸佛像。又好以泥金繕寫諸經。佈施供佛。（胡之驥詩說記事）

徐範 吾未有十三齡女童。能摹諸家體。賣字自活。為沈伯姬。鳳華所書古詩十九

首八石徐媛跋有云筆彩生芳墨香含素歐率更允拜下風衛夫人終當北面至
自憚每卓搦便作凜凜其推重可知矣（珊瑚網）

徐乾編書聖教序無一筆不肖亦無一毫間悍羞濕態（恬致堂集）

徐真木白梅長于臨古頗得形肖其妙乾行書甚有聖教序筆意名勝白榆吾木
射圃關西夫子廟碑記乃其筆也病癩瘰自署婁媛云（東村隨筆）

徐乾正書木蘭詩一紙行筆秀勁題云楊李女子徐乾仿吳彩鸞書今在趙氏小
山堂

梁小玉 武林人七歲依韻賦落花詩八歲摹大令帖長而游獵羣書作兩都賦半
截而就著瑯嬛集三卷（列朝詩集）

國朝

黃媛介 字皆令嘉禾黃葵陽先生族女也警齡即嫻翰墨好吟咏工書畫積書仿

黃庭經畫似吳仲圭而簡遠過之其詩初從選體入後師杜少陵清麗高潔絕去
閨閣畦徑適士人楊世功蕭然寒素皆令龜勉同心恬然自樂也乙酉鼎革家被
蹂躪乃跋涉于吳越間困于構李躡于雲間棲于寒山羈旅建康轉徙金沙留滯

雲陽其所紀述多流離悲感之辭而溫柔敦厚怨而不怒既足觀其性情且可以攷事變此閨閣而有林下風者也（無聲詩史）

王阮亭云本中女子黃媛介字皆令員詩名數十年近為予畫一小幅自題云懶登高閣望青山愧我年來學閉關淡墨遙傳綠綺意孤峰只在有無間（池北偶談）
黃媛介字皆令嘉興人揚世功之配善詩詞楷書摹黃庭經十三行畫山水小景有元人筆致長安閨秀多師事之（續圖繪寶鑒）

黃皆令女 黃皆令幼女不知名吉水遠山夫人朱中楨云猶記閒坐湖樓皆令攜幼女過訪髮方覆額遂能以詠詩寫帖楚楚可人今依然夢想間并裁小詩贈之
瑟瑟輕羅淡淡粧柳眉鶯語乍調簧烏雲應拂春山小紅葢初含夜雨香鴛水毓靈多鮑謝蠅頭妙楷通鍾玉蓉回猶記殷勤別幾欲箋詩燕子忙（隨草續編）
姜氏淑齋 膠州宋方伯子婦姜字淑齋號廣平內史善臨十七帖筆力矯健不類女子（池北偶談）

沈無非 嘉興人項鼎鉉之妻項鼎鉉云先室沈無非氏酷情筆硯朝夕讀書不倦尤喜臨池絕肖褚河南九成宮有手書所撰朝鮮許士女集小序一首先為其兄

沈景倩臨摹上本。今記之以為兒輩存手澤云。是編為其國士女許景樊詩。若文秀色逼人。咄咄無脂粉氣。昔稱絳仙可療飢。女豈其侍伍耶。聞剽竊古人如水屋珠扉一二語。然肖景處。故不害為畫師後身。世母曰。龜茲王所謂羸也。而易之無非氏。題于密雲之深深齋。一呼桓日記。

吳貞閨 字首良。通曹村金氏。書法遒勁。尤精琴理。妹靜閑。字佩典。適汝南周氏。幼慕黃庭。得其筆意。一翠樓集。

郭瑋 字素汝。長洲人。適球川顧氏。畫學趙文淵。花鳥推逸品。書法大小俱有古致。一翠樓集。

張在貞 字惠姪。天如先生女也。通經史。工琴書。與妹文琳偕。和有月廳合草。

姬侍

六朝

墨娥 姑臧太守張惠妓也。嘗代惠書札。一菽樓雜抄。

宋

王朝雲 蘇東坡侍妾。朝雲始不識字。晚忽學書。粗有楷法。從泗上比丘尼義冲學。

佛亦畧開大義（東坡集）

朝雲字子陵錢塘人蘇子瞻官錢塘納為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學書粗有楷法（青泥蓮花記）

翠翹（洪內翰侍人字畫婉媚（書史會要）

翠翹工畫墨竹每自題其後曰翠翹戲筆字畫婉媚墨氣清潤（繪事備考）

田田 錢錢 辛棄疾二妾也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筆札常代棄疾答尺牘（書史會要）

會要）

意真 劉光世侍兒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實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胭脂沉綠苔（鶴林玉露）

厨娘 京師中下之戶每有女則愛護之稍長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擇娛侍名目不一就中厨娘最為下色然非極豪華家不可用嘗聞時官中有

藝人某者奮身寒素歷二倅一守黑受用淡泊不改儒酸偶奉杞居里便嬖不足使令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都下厨娘烹調極可口適有便介

如宗謨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肩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有容藝。曉書算。旦夕遣以詣。旬餘果至。初慙五里頭。特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唇叙慶幸。即日伏事左右。末乞以四輪接取。庶成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為之啟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裙綠裳。參視左右。乃退。守益喜。遇望（賜谷漫錄）

明

何玉仙 號白雲道人。史凝翁之妾。能篆書。（列朝詩集）

張家婢 張天駿家有廝養婢。善書。觀者嘖嘖稱賞。（紫桃軒又綴）

柳如是 柳是字如是。一字蘼蕪。本吳江名妓。徐佛弟子。姓楊名愛。柳其寓姓也。丰姿逸麗。翻若鶯鴻。性復慧賦。詩輒工。尤長近體七言。作書得虞褚法。年二十餘。歸虞山錢宗伯。而河東君之名始著。（鈕祜祿臚）

國朝

韓郎中姬 韓郎中聖秋姬人。某氏好臨摹晉唐法帖。獨廢鍾書。韓詰所以對曰。季漢正統。關侯忠義。而斥以賊帥。狂悖極矣。書雖工。抑何足取。韓有詩記其事云。推

知太傅千年後。敗關端從戎路開。(居易錄)

高密單氏妾 高密單氏某妾。學右軍楷書。似黃庭。遺教二經。(池北偶談)

名妓

唐

薛濤 字洪慶。西川樂妓。工為詩。當時人多與酬贈。武元衡奏為校書郎。(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婦人薛濤。成都倡婦也。以詩名當時。雖夫身卑下。而有林下風致。故詞翰一出。則人爭傳以為玩。作字無女子氣。筆力俊激。其行書妙處。頗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學。亦衛夫人之流也。每喜寫己所作詩語。亦工。思致俊逸。法書警句。因而得名。非若公孫大娘舞劍器。黃四娘家花。託于杜甫。而後傳也。今御府所藏行書萱草等書。(宣和書譜)

元稹以監察使蜀。知有薛濤。難得見。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洎稹登翰林。濤歸浣花。造小幅松花牋。百餘幅。題詩獻。稹寄舊詩與濤。云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箋寫自隨。(牧豎閑談)

宋賈似道家有薛濤草詩。(悅生堂古迹記)

宋

王英英 楚州官妓也。學顏公書。蔡襄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書史會要)

梅堯臣贈詩曰。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畫蠶頭魯公體。又觀王氏書詩云。先觀雍姬舞六公。妍絕發豔春風搖。舞罷英英書大字。玉指操管濃雲緇。風馳雨驟起變怪。文蠶畫飛明珠跳。(宛陵集)

馬盼 徐州營妓也。性慧麗。蘇軾守徐州甚喜之。能學軾書。得其彷彿。嘗書黃鶴樓賦未畢。盼竊效書山川開合四字。軾見之大笑。略為潤色。不復易之。今碑四字。乃盼筆也。(書史會要)

李琪 東坡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于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能書。札坡亦每顧之。甚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之久。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談笑。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

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屋擊鞠盡醉而散。（春渚紀聞）

楚珍 不知姓。本彭澤倡女。草篆八分皆工。董史云家藏長沙古帖。標簽皆其題署。宣和間有跋其後者曰楚珍。蓋江南奇女子。初雖豪放不群。終以節顯。吾嘗見其過湖詩。清勁簡遠。有丈夫氣。故知其人不凡。（書史會要）

謝天香 鉅野有穰芳亭。邑人秋成報祭所也。一日鄉耆謀立石其中。延士人王維翰書之。維翰未至。有妓謝天香者。問云。祀事已畢。何為遲留不飲。眾曰。俟維翰書石耳。謝遂以袖代筆。書穰芳二字。會維翰至。書亭字完之。父老遂命刻之。石王謝遂成夫婦。後維翰登進士。與天香偕老。（青泥蓮花記）

溫琬 甘棠倡。字仲玉。初姓郝氏。本良家子。六歲質明。叢訓以詩書。達旦不寐。日誦千言。能通其大義。善字學。落筆無婦人體。道韻有格。有得之者。寶藏珍重之。不啻金玉。能染指書尤妙。（宋清虛子甘棠遺事）

陳相 衡陽妓也。歌舞出其類。學書作小楷。（山谷集）

嚴蕊 字幼芳。天台營妓也。善琴奕。書畫。（書史會要）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

(齊東野語)

趙總憐 能著甚分茶寫字彈琴以扇頭乞詞于柳林向子謹戲贈浣溪紗云盤趙
傾燕花裏仙烏絲欄寫永和年。有時閑弄醒心弦。茗椀分雲微醉後。紋楸斜倚鬢
鬟偏。風流模樣總堪憐。(向子謹酒邊詞)

蘇翠 蘇氏建寧人。淳祐間流落樂籍。以蘇翠名。能八分書。(書史會要)

蘇翠成淳間供奉樂部。善寫墨行。亦工梅蘭。扶疏朗潤。曲盡其致。頗自矜貴。每一
圖成。必以八分書題之。(繪事備考)

延平樂妓 劉克莊後村詩話云。延平樂籍中。有能墨竹草聖者。潘履堅為賦。念奴
嬌。美其書畫。末云。玉帶懸魚。黃金鑄印。侯封萬戶。待從頭繳納。君王。負取愛卿歸
去。(劉後村集)

楊頡 湖妓。楊頡手寫法華經。每舉筆。必先齋素。盟沐更衣。病死之夜。其母夢爾來
別云。以經之力。今即往生。烏程縣廳吏蔡家作女。時蔡妻方娠。是夜夢有肩輿及
門者。迎之。則頡也。云來寄宿。寤而生女。其母他日來視女。為之啞然一笑。人咸異
之。(郭彖睽車志)

元

梁園秀 劉氏名梁園秀歌兒也才藝精妙喜文墨能作樂府時吟小詩亦佳字畫

橋正（書史會要）

梁園秀姓劉氏行四歌舞談話為當代稱首喜親文墨作字橋媚聞吟小詩亦佳所製樂府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松塢兒壽兒令等世共唱之（夏伯和青樓集）

明

姜舜玉 號竹雪居士隆慶間舊院妓工詩兼楷書（列朝詩集）

林奴兒 號秋香成化間妓風流姿色冠於一時學畫於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筆最清潤落籍後有舊知欲求見因畫柳枝於扇詩以謝之曰昔日章台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從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無聲詩史）

沈周題妓林奴兒畫調寄臨江仙云舞韻歌聲都擗起丹青留箇芳名在徽楊妹自前生筆惹煙樹香屏恨連山橫 描得出風流意思愛他紅粉兼精未曾相見

值關情只憂相見日花老怨鶯鶯（石田詩集）

馬湘蘭 馬姬名守真小字元兒又號月嬌以善畫蘭故湘蘭之名獨著所居在秦淮將處（列朝詩集）

馬湘蘭雙鈎墨蘭立軸傍作籀竹瘦石氣韻絕佳題云翠袖拂湘江清芬馥幽谷壬申清和月寫于秦淮水閣湘蘭子馬守真又雙鈎墨蘭小軸題云幽蘭生空谷無人自含芳欲寄同心去悠悠江路長丙申春日湘蘭守真子二軸今藏余友廣陵馬半槎齋中

薛素素 姿度妍雅能畫作黃庭小楷尤工蘭竹下筆迅掃各具意態又善馳馬拔彈能以兩彈丸先後發使後彈擊前彈碎于空中又置彈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地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身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絕技翩翩亦青樓中少雙春（甲乙判言）

范夫人徐小淑贈素素詩云連城聲價舊名姬着紙芙蓉香粉奇彩筆揮雲誇潑錦誰言蜀女擅稱詩 幽蘭九畹墨花淋走馬章台彈撲金却買輕車駕油壁西陵松下結同心

馬如玉 桃葉妓善楷書詩奕奕有致國華王孫社中人也（姚旅露書）

馬如玉字楚峽本張姓家金陵南市樓徙居舊院熟精文選唐音善小楷及八分書（列朝詩選）

朱無瑕 朱諱名無瑕字秦玉桃葉妓工楷書畫蘭能詩（露書）

朱無瑕字秦玉桃葉渡邊女子幼學歌舞長而淹通文史工詩善書時人以方馬相蘭云（列朝詩選）

顧文英 善書以碧絲作小行楷綉之盛鏡囊以寄所歡（俞琬綸集）

卞賽 秦淮妓後為女道士自號玉京道人工小楷善畫蘭鼓琴亂後游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板橋雜記）

卞賽字賽飛自號玉京道人莫詳所自出或曰秦淮人知書工小楷能畫蘭倚虎邱之山塘所居湘簾柴几嚴淨無纖塵雙眸泓然日與佳墨良紙相映徹晚依良醫保御氏刺舌血為書法華經既成自為文序之（梅村集）

王少君 名曼容白皙而莊清揚巧笑殊有閨閣風其居表以長楊人遂呼為長楊君學字于周公瑕學詩于余宗漢學琴于許太初爭以文雅相尚（潘之恒曲中

郝文姝 字昭文金陵妓居珠市領其談吐慷慨風生下筆成琬炎幾令衛夫人收泣而以親列中品姝由由然不屑也嘗遺李大將軍物色之載騰車中方督師還東置諸掌記間稱內記室凡奏牘悉以屬（潘之恒鶯繡小品）

郝文姝珠市妓為人文弱清致過人余嘗在其齋頭見信筆作報札頃刻數百言字不減黃庭信佳秀也（露書）

郝賽 名婉然字蓋珠珠市妓麗容媚態楷書有昭文門風著調鷓集（露書）

郝藝娥名婉燕工寫宣示帖（珊瑚網）

趙麗華 字如燕小字寶英南院妓自稱昭華殿中人如燕父鏡以善歌樂府供奉康陵如燕年十五籍隸教坊能綴小詞被入弦索予嘗得其書畫扇楷法極佳後題云乙卯中秋同西池徵君質山學士集海濱天香書屋書此竟聞任兵憲在陸涇璫禦倭大捷奏凱回亦快事也沈嘉則為作傳有云趙雖平康美人使具鬚眉當不在劇孟未家下今即其題扇數語豪宕可知（靜志居詩話）

李貞姬 字淡如桃葉妓工書畫著韻芳集（露書）

梁昭 吳姬字道昭故以善歌名為人儀度澹雅綽約若仙習琴能摹作小楷有東

方讚曹娥郡筆法。(識小錄)

孫瑤華 字靈光。金陵曲中妓。歸新安汪景純。讀書賦詩。屏却繁華。汪仲嘉有代蘇姬寄怨所徵詩。一時詞客屬和成帙。吳兆熊尤岸然自負。靈光詩一出。皆闕筆。儼粧景純子駿聲以手迹示余。詩詞皆清勁婉約。真閨房之秀也。(列朝詩集)

楊宛 字宛叔。金陵名妓也。能詩有麗句。善草書。歸荊上茅止生。止生重其才。以殊禮遇之。(列朝詩集)

茅止生云。宛叔歸予。年纔十六。能讀書。工小楷。其于詩遊戲涉獵。若不經意。鮮潤流利。(鍾山獻序)

董其昌云。楊宛書非直媚秀取姿。而迴腕出鋒。絕無媚骨。(書史會要)

汪懋賢題楊宛叔蘭亭臨本詩云。獨就規模出新意。更留粉本與蘭亭。雙鈎響屐誰能事。直喚昭陵片英醒。(香祖筆記)

楊蕙娘 名曉英。秦淮女郎。工黃庭小楷。(珊瑚網)

沙嫩 名宛在。字未央。桃葉妓。善絃管。著雙香集。(露書)

沙宛在。名彩。休。擅臨蘭亭。(珊瑚網)

揚叔卿 喜學麻姑壇一染齋純可易百錦大足掩映林下風（珊瑚網）

靈異

宋

李媛 道兄子碩送客餘抗步伍亭就觀壁後得淡墨書字數行彷彿可辨筆迹道
媪如出女手云夜臺夜復夜東山東復東當時九龍月今日白揚風後題云李媛
書詳味詩句似非世人所作亭後荒間有數十塚疑塚間鬼憑附而書（春渚紀

聞）

紫姑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為戲既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
更能大書否耶即書曰請連黏裏表二百幅當為作一福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
大筆也曰請大麻皮十斤絢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請好事因
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於項其人不覺身之騰
蹕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書後取小筆于絢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
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聞取就鞠治訖無他狀即具奏知有旨令就
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為幸苑中臨視乃書一慶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

同上皇大奇之。因令于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春渚紀聞)

雜錄

宋

南陽驛女子。靖康間京畿士人。往往南竄。鄧州南陽縣驛有女子書字清婉。留題于壁云。流落南來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鉛華。却思當日鶯鶯事。獨立東風露鬢斜。
(馬純陶朱新錄)

盱江驛舍婦人。劉仙倫云。盱江驛舍中有婦人書一憶字。筆勢頗姿媚。游子明王相之皆題詩其後。率予同賦。陽台雨歇行雲香。天濶鴻春稀。春悄悄。鵲孤眠。怨芳華。夜夜相思何日了。妾非無聲不敢啼。妾非無淚不敢垂。柔情欺損青黛眉。春風着人瑣。腮落綠。腮書字。寄心曲。細看香翰婉。且柔中有閒愁。三蕩斜。向隅棄筆。惆悵時。此情默默誰得知。無緣相見空相憶。不如當日休相識。(松山集)

明

墨陽子。墨陽子書陰符經跋云。墨陽子手書陰符經。貽學使徐公。是經論者以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徐公仕宦至中大夫。歸不待年。其于法于術。用識有

所未竟而茲所可竟者神仙抱一之道耳。然其大致則一矣。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有味乎先民之言。或謂是愛之元女。或謂軒轅氏與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晏陽子居嘗好書。是經。夫豈以二女自命耶。余復觀所貽王廷尉元美心經鳥迹龍文。若出造化。其原反終始。又必軌于正經。余不敏無能知晏陽子。故為徐公跋而歸之。（宣城梅鼎祚鹿裘石室集）

玉臺書史跋

閨閣工書代不乏人。立言家曾未聞有重輯之者。頗為缺典。今得樊榭先生是編。雅人韻事。良足千秋矣。是編蒐羅之備。惟李心水女世說。雅可伯仲。彼名媛瓊囊綠牕。女史諸書。奔鄙蕪淺。恐未能望其項背也。丙午四月望日。震澤楊復吉識。

原序

嗚古之士類及鐘鼎尊彝之屬多有記錄董道劉敞洪邁諸君子而外宣和博古圖致為大備獨竈器茲無專書近世格古要論一編亦寥寥數則觀者莫能鑿飲海鹽朱子桐川乃以陶說六卷見示說今說古說器犁然秩然獨致詳焉顧官哥定汝其為竈也不一其地自有明以來惟饒州之景德鎮獨以竈著在明代以中官莅其事往往例外苛索赴役者多不得直民以為病我國家則慎簡朝官給緡與市肆等且加厚為民樂趨之仰給於竈者日數千人竈戶率以此致富以故不靳工不惜費所燒造每變而日上較前代所鑿稱與金玉同珍者有其過之無不及也不有所紀載後世其何述焉桐川此書謂之為陶人之職志可也謂之為本朝之良史可也後之視今因器以知政固不獨為博雅君子討論之資矣是為序新建袁日修



陶說目錄

卷一

說今

鏡州今案

陶冶圖說二十則

卷二

說古

原始

古案考

卷三

說明

鏡州明案

造法

卷四

陶說目錄

說器上

唐虞器

周器

漢器

魏晉南北朝器

卷五

說器中

唐器

宋器

元器

卷六

說器下

明器

陶說目錄終

陶說卷一

清 海鹽朱 煥述

說今

饒州窯

皇朝順治十一年。造龍江欄板等器未成輒止。恐累民也。康熙十九年始造內務府官駐廠監督。向有上工夫。派饒州屬邑者。悉罷之。每開窯鳩工庀材。動支內府。按時給直。與市賣適均。運器亦不預地方。一切不妨吏政事。官民稱便。所造益積。逾年以來。古禮器尊彝彝鼎。自爵之款。製文房硯屏。墨牀。書滴。畫軸。秘閣。鎮紙。司直。各適其用。而於中山毛穎。先為之管。既為之洗。卧則有牀。架則有格。立則有筒。仿漢人雙鈞碾玉之印章。其組法為駝為龜為龍。虎為連環。為瓦印。色之池。或方或圓。或稜。可助翰墨。養花之室。二寸三寸至五六尺。圖如壺。圓而下垂。如膽。圓而侈。口庠下如尊。康之成角。如觥。直如甬。方如斗。而口或弇。形或扁。截方。圖稜之半而平。其背可挂壁。為式不一。書畫清防之版。有枕屏。有牀屏。爪杖。鉢。塞。黑白子。間適之具。百摺。分檔。繖。耳。索耳。戟耳。六稜四方。直脚。石榴足。橘囊。諸款。蠟。茶。鉢。金藏。經。諸色。燒香之簾。可備燕。

甕飯匕茶匙齊飭之器蠟斗醋滴漆盤鏡鏡方圓之枕筵盤嬰鉢樣案可充日用擡頭簪導合歡之瑞大小合子香澤粉黛之所儲藏可供閨幃至于鬪茶嘗飲饋食之所需壺尊盤樸為類更煩難以枚舉其規範則定汝官哥宣德成化嘉靖佛郎之好樣萃於一窯其彩色則霽紅碧紅霽青粉青冬青紫綠金銀漆黑雜彩隨宜而施其器品則規之萬之康之挫之或崇或卑或侈或貧或素或采或堆或錐又有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其畫染則山水人物花鳥寫意之筆青綠遺染之製四時遠近之景規撫名家各有原本于是乎餞金鏤銀珠石髹漆螺甸竹木匏莖諸作無不以陶為之微微而肖近代一技之工如陸子剛治玉呂愛山治金朱碧山治銀鮑天成治犀趙良璧治錫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濮仲謙雕竹姜千里螺甸楊頊倭漆今皆聚於陶之一工以之洩造化之秘以之佐文明之瑞有陶以來於茲極盛此無他人心優裕人力寬閒地產物華應運而起有必然矣

陶治圖說

乾隆八年五月內務府員外郎管理九江關務唐英遵 旨由 內廷交出陶治圖二十張次第編明為作圖說進呈 御覽謹就所編錄其大畧附以管見用誌一時

陶器之所由盛云。

其一曰采石製泥。

石產江南徽州祁門縣坪里谷口二山距窯廠二百里開鑿采取割之中有黑花

如鹿角菜者土人藉溪流設輪作碓舂細淘淨製如土磚名曰白不較上聲凡造

此名蓋采
德土音也色純質細用製瓶胎填白青花圓琢等器別有高嶺玉紅箭灘數種皆

出鏡州府屬境內采製法同白不止可參和製造於器為宜。

按饒窯陶土初采於浮梁新正都麻倉山萬曆時麻倉土竭復采於縣境內

吳門托至祁門而三易其地矣考工記言五材之飭曰凝土以為器凝訓堅

堅其土而後可為器故治土曰搏埴之工黏土為埴搏之言拍則夫白不之

製是搏埴之始。

其二曰淘鍊泥土。

淘鍊之法以水缸浸泥木杓翻攪漂起渣滓過以馬尾細羅再入雙層絹袋始分

注過泥匣鉢俾水滲漿稠用無底木匣下鋪新縛數層覆以細布大單將稠漿傾

入紫包穉壓吸水水去成泥移置大石片上用鐵鍬翻撲令實以便成器凡各種

胚胎不外乎此。惟分類按方加配材料，以別其用。

按陶字从阜从匚，匚即窰字。洵亦從匚窰之初事。始乎洵土得水而柔也。宋瓷修內司所造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洵所以澄之也。故格古要論於定器曰：土脉細白滋潤於汝器曰土脉滋潤。蒼棧為說言陶器土骨紫白為耗法。在水法火法畫法之上。洵鍊之功重矣。

其三曰鍊灰配釉。

釉無灰不成。釉灰出樂平縣。在景德鎮南百四十里。以青白石與鳳尾草製鍊。用水潤細而成。配以白不細泥調和成漿。按器種類以為加減。盛之缸內。用曲木橫貫鐵鍋之耳。以為滲注之具。其名曰盆泥。十盆灰一盆為上。釉泥七八灰二三為中。釉若平對或灰多為下。

按音稱陶器曰油色。澄澈油水純粹。無油水曰骨油。即今之釉也。油讀去聲。通用後之製字者。主於分別。俗書刊誤曰瓷。漆光曰釉。或作釉字。初起不脫油字。加光為異。嫌其筆墨之繁。省从由。偏旁从采。采即光義。六書之例合矣。正字通又出泐字曰窰。器色光滑者。俗曰泐。泐本窰音。泐名亦假借為用。志

書作砣古無此字。想亦俗之所改。一字而轉輾變易。迄無所定。從古則油為是。通俗則軸為近。軸之利用在於光油。含光義。采言光采。泐砣皆失此旨。魁字累重。今從圖說作軸。後卷引書有从泐从砣者。悉改从軸。以歸畫一。其四曰製造匣鉢。

瓷坯宜淨。一沾泥滓。即成斑駁。且窯風火氣衝突。傷坯。此所以必用匣鉢也。匣鉢之泥。出景德鎮東北里浮村。有黑白紅三種。又寶石山有黑黃沙一種。配合成泥。入火燒鍊。造法用輪車與拉坯之車相似。不必過細。撒乾畧加銼削。入窯空燒一次。方可應用。名曰銼匣。而造匣鉢之匠。亦嘗用此泥造砂器。為本地鄉村坯房人。匠家常使用。

按舊制窯有六匣。窯居一。作有二十三匣。作居一。火烈土柔。匣所以護坯者。故必專事而後可應用。鑄銅者。先用蠟作模。加以款識。再入桶中。桶外以澄泥和水日澆之。旋乾旋澆。令厚足以遮護。於是去桶板。留窻以入銅汁。其具不同。其理則一。土未入火則柔。非護不受治。銅初出火則流。非護不受銹。曲成萬物造化之心也。

其五曰圓器修模。

圓器之造每一款式動經千百不有模範斷難畫一其模子必須與原樣相似但尺寸不能計算生坯泥鬆性浮經火則鬆者緊浮者實一尺之坯止七八寸伸縮之理然也欲求立坯之準必先模子故模匠不曰造而曰定一器非修數次尺寸欵式出器時定不能脗合必熟諳火候泥性方能計算加減以定模範此匠一鎮推名手者不過三兩人。

按考工記搏埴之工器中勝豆中縣鄭氏注云勝讀如車軫之軫既拊泥而轉其均封勝其側以擬度端其器縣縣繩正豆之柄今之模子其亦中勝中縣之遺意與記之篇首云國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而審曲面勢以飭五材敘於王公坐論士大夫作行之下鄭司農云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以治之此工良不易矣。

其六曰圓器拉坯。

器之制不一方辨棱角者則有鑲雕印削之作圓器就輪車拉坯盤盃鐘槩等器大小分二作大者主一尺至二三尺小者主一尺以下車如木盤下設機軸俾旋

轉無濇則所拉之坯無厚薄偏側之患故用木作隨時整治又有泥作搏泥軸結
置車盤拉坯者坐車架用一竹杖撥車走輪雙手按泥隨其手法之屈伸收放以
定圓器款式。

按通雅云古于宋千四羅六羅臺德鎮盤樣式也卽此以推器不一式而式
之同者必畫畫一有樣子以定其規制有輪車以使之整齊條理之始精密
如此王充論衡云陶者用土為瓦廉器形已成不可小大夫欲其小大之不
可所以營度於未成之時者當何如蓋廉者漢時成土器之具也凡器之成
各有依準通俗文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范

其七曰珠器做坯。

餅疊尊彝皆名珠器其圓者如造圓器之法用輪車拉坯候乾仍就輪車刀錠定
樣後以大羊毫筆蘸水洗磨俾極光潔然後吹釉入窯卽成白器如書料筆釉卽
為青花其銀方稜角之坯用布包泥以平板壓之成片以刀裁之成段用原泥調
和黏合又有印坯一種從模中印出製法與銀方同銀印二種洗補磨擦與圓琢
器同凡有應錐拱雕鏤者候乾定付樣與專門工匠為之

按事物紺珠云。窯器方為難。方何以難也。出火後多傾欹。拆裂之患。無疵者。數造。壞之始。當角者。廉之。當折者。挫之。當合者。彌縫之。隱曲之處。慮其不和。上下前後左右。慮其不均。故曰方為難。若圓器。運成。固由手法之準。而車已當人力之大半。不如方稜之全資乎人巧也。印坯有模。唐器脫見高宗時。民謠為造盃之模。土室為甌。脫謂土室如甌之脫。甌脫亦造甌之模也。其外有堆器。有錐器。堆者用白泥堆坯上。以筆堆成花樣。錐者坯上用錐錐成花樣。印作錐作。各有專工。

其八曰。採取青料。

瓷器髹青花。青大軸。悉藉青料。出浙江紹興金華二府所屬諸山采者。入山得料。於溪流漂去浮土。其色黑黃大。而圓者為上。青名頂圓子。攜至鎮埋窯地三日。取出重淘洗之。始出。售其江西廣東諸山產者。色薄不耐火。止可畫磁器。

按晉曰。綠瓷。唐曰。千峰翠。色深。周曰。雨過天青。吳越曰。秘色。其後宋瓷。雖具諸色。而汝器。宋燒者。淡青色。官窯以粉青為上。哥窯。龍泉。窯色。皆青。陶器。青為貴也。白地青花。亦資青料。明宮。德用蘇泥。勃青。嘉靖用回青。青非不佳。然

產地太遠可得而不可繼工匠之弊又不勝防也

其九曰揀選青料

青料揀選有料戶專司其事。黑綠潤澤光色全者為上。選仿古霽青青花細器用之。雖黑綠而欠潤澤祇供蠢器。至光色全無者。一切選棄。用青之法。畫環上罩以釉水入窯燒成。俱變青翠。若不罩釉。其色仍黑。火候稍過。所畫青花亦多散漫。青中有韭菜邊一種。獨為清楚。入火不散。細器必用之。

按明用回青法。先敲青用搥碎之。揀有硃砂斑者為上。有銀星者為次。約可得十分之二。其奇零瑣碎。碾之入水澄定。約可得二十分之一。所得亦甚少。選料不精。出器減色。故必屬之料戶專司。

其十曰印坯乳料

拉成之坯。候乾定用。修過樣子套上。以手按拍。使周正勻結。然後退下。陰乾以備鑿削。至畫瓷所需之料。宜極細。麤則起刺不鮮。每料十兩為一鉢。專工乳研。經月始堪應用。乳法用研鉢貯矮瓷甕。裝直木上。橫一板鑲空。以受乳鉢之柄。人坐甕握槌乳之。每月工直三錢。亦有乳兩鉢。夜至二更者倍之。老幼殘疾。藉此資生焉。

按畫器調色與畫家不同器上諸色必出火而後定配合調劑前人有經驗之方毫釐不得差又須極細極勻則色透骨而露彩古流五彩成素為最其點染生動有出於丹青家之上者畫手固高畫料亦精今增洋彩一種絢豔奪目而於象生及做古銅器紫檀雕竹螺甸各種惟妙惟肖畫料得法之明效可驗也

其十一曰圓器青花

青花圓器一號動累百千若非畫款相同必致參差難以識別故畫者學畫不學染染者學染不學畫所以一其手不分其心也畫者染者分類聚一室以成畫一之功至如邊綫青龜出鐵坏之手識銘書記歸落款之工寫生以肖物為上仿古以多見能精此青花之異於五彩也

按考工記設色之工五畫續鐘篋榬鐘染羽榬涑絲篋人闋畫續則合稱之曰畫續之事賈公彥疏云二者別官同職共其事者畫續相須也畫即畫也續為染采之事即染也分為二作聚處一室其即古別官同職之義與

其十二曰製畫珠器

琢器有方圓稜角之殊。製畫有彩繪雕鏤之異。仿舊須宗雅。則革新亦有淵源。或相物而賦形。亦窮質而施采。

按古器仰曰山文。俯曰葉文。而以云回為之。盤旋有款。有識。三代已然。漢賁禹傳云。杯案畫文。畫金銀飾。則凡日用之具。爛然也。陶器彩畫。盛於明。其大半取樣於錦段。寫生仿古。十之三四。今畫畫樣十分之。則洋彩得四。寫生得三。仿古二。錦段一也。愚竊謂三禮圖博古圖古玉圖畫法。畧備鐘鼎款識。具載於薛尚功之書。能仿古為之。當較定。輒汝馳官驛哥。而與尊彝並重矣。

其十三曰。蘸釉吹釉。

圓琢青花。與仿古官哥定汝等器。均須上釉入窯。上釉舊法。將琢器之方長稜角者。用羊毛筆蘸釉。上器。失之不勻。至大小圓器。渾圓琢器。俱在缸內蘸釉。有輕重且多。破故全器難得。今於圓器之小者。仍於缸內蘸釉。其琢器與圓器大者。用吹釉法。截徑寸竹筒。長七寸。口蒙細紗。蘸釉以吹。吹之偏數。視坯大小。與釉之等類。為多寡之差。多至十七八偏。少亦三四。

按蓉槎為說。以堊澤為水法。堊澤即釉也。定窯滋潤。汝窯厚如堆脂。官窯瑩

澁舊器軸重大抵難軸不急能勻重複難之故勻厚者多也昔人論禮眼爛爪以別舊器則云爾其實亦要中心小疵正坐此耳吹軸之法補從前所未有用之良便又博物要覽云有一種復燒者取舊官哥瓷器如鏤欠耳足餅損口棱以舊補舊加以釉藥一火燒成與舊製無二但補處色渾然得此更勝新者愚謂用今吹釉之法補舊補處可使無迹

其十四曰鐵坯窳足

圓器尺寸定於模而光平必資於鍛故有鐵坯之作鐵車與拉坯車相等中心多一木椿視坯為纍細其頂渾圓包以絲綿恐損坯裏也鍛時坯合椿上撥輪轉旋用刀鍛之則內外光平其纍細分於鐵手高下故鍛作為重窳足者拉坯時足下留一泥把長二三寸畫坯出軸便於執持工竣去把窳足書款

按鐵坯為持埴之終至此而坯成矣舊製以足載器多取沈重柴窳足多處黃土官哥龍泉皆鐵足至明永樂窳磨手杯沙足滑底宣德窳瓔瓔釜底線足嘉靖窳魚扁瓚鏝心圓足陸事而精矣陶器出窳底足可驗火法

其十五曰成坯入窳

窰制長圓如覆蕪。崇廣並丈許。深倍之上。覆瓦如屋。曰窰棚。煙突立其後。崇二丈餘。在窰棚外。坯成裝匣。付窰戶入窰。分行列之。中間稍疎。以通火路。火有前中後之分。前火烈。中火緩。後火微。量器之宜。稱配合窰位。器滿發火。埽塗窰門。留一方孔。投松片不得傳。候匣鉢作銀紅色。止火。又一晝夜開窰。

按陶器入窰。初曰溜火。欲習於火而無礙。既曰繁火。欲熟於火而無縮。風火之窰。審候為難。道志云。造坯彩畫。始條理也。入窰火候。終條理也。

其十六曰燒不開窰。

入窰至出窰。以三日為率。第四日晨開窰。器匣尚帶紫紅色。不能近開。窰匠用布十數層製手套。蘸冷水護手。復用溼布包裹頭面。背然後入窰取器。器盡乘熱安頓。新坯因新坯帶潮。就熱窰烘炙。可免火後炸裂穿漏之患。

按火候得失。開窰而知。故志稱瓷器入窰。必詳視坯胎。堪否。然後蓋匣封固。起火。如繪畫小器。亦細看上下四周。有無疵謬。必體質完美。方可入窰。如是而開窰。可專驗火候矣。火弱則窰火。猛則質。

其十七曰圓琢洋彩。

圓琢白器。五彩繪畫。仿西洋曰洋彩。選畫作高手。調合各種顏色。先畫白瓷片。燒試以驗色性。火候然後由麤入細。熟中取巧。以眼明心細。手準為佳。所用顏色。與佛郎色同。調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膠水。一用清水。油使渲染膠使搨刷。清水便堆填也。畫時或倚桌。或手持。或側眠低處。就器各隨其宜。以取運筆之便。

按大食黨與佛郎款相似。通雅云。佛珠能為之。廣語讀茲為郎。故曰佛郎。亦曰拂郎。今發藍也。然所謂佛郎款者。以銅作身。用藥燒成五色花。其鮮潤不及瓷也。洋彩祇仿其彩法。器品實出其上。宣和畫譜載日本畫山川小景。設色甚重。多用金碧。宋邵樞記高麗扇畫。所染青綠奇甚。與中國不同。專以空青海綠為之。近年尤精明。楊瑱工倭漆。得綠霞彩漆法。山水人物神氣飛動。描寫不如海外。往往有此。昔黃山谷題高麗畫有曰。海外人煙來眼界。全勝博物注魚蟲。吾於此亦云。

其十八曰明鑪暗鑑

白器燒成始施彩畫。畫後復燒。使顏色入器。因有明鑪暗鑑之別。器之小者用明鑑。口門向外。周圍炭火器置鐵輪。上下托以鐵。必送入鑪旁。用鐵鉤旋轉其輪。以

勻火器采色光亮為度器之大者用暗鑊鑊高三尺徑二尺六七寸周圍夾層貯炭火下留風眼器貯籬腹人執圓板以禦火氣籬頂蓋板黃泥固封燒一晝夜為度凡燒黃紫綠等器燒法相同。

按宣鑑造法燻茶色以水銀浸擦兼澆為之鐫金以金礫為泥數四塗抹火炙成赤亦於出鎔之後加色而復用火成之同一法也。

其十九曰束草裝桶。

瓷器出室分類揀選有上色二色三色脚貨之名定直高下三色脚貨即在本地出售其上色圓器與上色二色琢器用紙包裝桶有裝桶匠專司其事二色圓器每十匠為一筒用草包紮裝桶各省通行。器用莖草包紮或三四十件為一仔或五六十件為一仔一仔猶云一駝莖草直縛於內竹片橫纏於外水陸轉搬便於運送其匠衆多以莖草為名目。

按釋史類編云官窯開窯之日反覆比量而美惡辨蓋以器品有定而火候必開窯始見也志稱窯乾坯乾柴乾則少拍裂沈暗之患土細料細工夫細則無疵糙汙澤之患又必火候均勻釉色光瑩器自完好上色必能備此以

次而降袖澤不具曰骨碎折曰歲邊毀剝曰茅當在脚貨中矣。

其二十曰祀神酬願。

景德鎮委延僅十餘里山環水繞僻處一隅以陶來四方商販民黨二三百區工匠人夫不下數十萬藉此食者甚眾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黍稷故重報賽有神童姓者黑戶也前明燒龍缸連歲不成中使督責甚峻黑民苦累神為衆顯生躍入窯突中以死而龍缸即成司事者憐而奇之建祠殿著祀焉稱風火仙屢著靈異黑民歲祀惟謹擬之社方也

按明初中官督造其後議裁用同省府佐輪值又遠近不均移饒州府佐駐鎮專理而中官借上供之名分外苛索隆慶五年都御史徐杖疏稱內承運庫大監題奏缺少各樣瓷器要造表外鮮紅盃鍾甌並大小龍缸方盒共十萬五千七百七十其龍缸體式底潤肚凸多致墜裂五彩缸樣重過大器多係驚辟萬曆十一年工料都給事中王敬民題稱今據該監所開盃碟鍾甌之類皆上用必需而祭器尤不可缺中間如圓碁碁盤茶罐無益之具屏風筆管研罐盒鏞不急之物總九萬六千有奇苛索如此風火仙之事不知何時大半類此當茲惠民通商利工便俗之世其效靈宜也

陶說卷一終

陶說卷二

清 海鹽朱 珉述

說古

原始

周書神農作瓦器

物原神農作器

紺珠瓶餅同神農制

按禮運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不詳何代左傳云炎帝以火紀官然則治火之利者必炎帝也故瓦器託始於神農必舉一以實之鑿矣說文餅或从瓦二字通用如紺珠言甕甕甗結甕甗皆二器耶路史又云燧人為釜

呂氏春秋黃帝有陶正昆吾作陶亦見尸子

說文古者昆吾作匱

古史考神農時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食之黃帝時有釜甗

物原軒轅作器禮。

按黃帝陶正設官之始。古史考食穀燒石之上。當是燧人時事。神農時當有釜甑也。器禮之名。後起物原亦附會之言。

春秋正義少皞有五工。正埴埴之工曰鶡雉。鶡東方注服。度曰埴。夷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

按此依旁考工記而新其名。恐屬附會。

考工記有虞氏上陶注。舜至質。質陶器。甗大瓦棺是也。

禮記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

韓非子。虞舜作食器。

史記五帝本紀。舜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處作什器於壽邱。

按陶始於炊器。大抵如今黃沙之甗。至虞而泰尊。緝大詳及禮器。其制畧備。當有精麤之別。故曰上陶。其後虞闢父入周。為陶正。陳敬仲奔齊。為工正。亦或以上陶之裔。故也。

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工。典制六材。陶旅之工曰土工。

按曲禮天子建官先六大以下數條鄭注皆謂殷時制。

考工記搏埴之工陶旒

旒卽司農疏謂若旒卽原成疏若旒

又陶人為瓶盆甑鬲廢旒人為簋豆

瓶盆等反一音斤兩音虛

又凡陶旒之事。器器薛羔不入市。

卽司農疏謂制旒旒樂器器制卽原成器旒制

又器中勝豆中縣

勝卽市

按周制陶旒分職陶人所掌皆炊器惟庾是量名旒人所掌皆禮器其制度必有精麤不同後世分窯分作因之注云搏之言拍埴黏土又與采石鍊泥造坏相似注又云擊踊傷碎破裂暴儉起不堅致髻先鄭讀刮後鄭讀刮亦傷意是陶人翻茂思茅之說也注又云封勝其側以儼度端其器與繩正豆之柄是槩子拉車鑊車之事也椎輪之始規模已具愚謂陶之由來詳於虞而備於周

古窯考

唐越州窯 夏少康封少子無餘於會稽號曰於越秦於此立會稽郡隋改為越州唐復為會稽郡後又為越州今浙江紹興府

陸羽茶經盃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壽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

樂府雜錄唐大中初有調音律官大興縣丞郭道源善擊甌用越甌邢甌一十有二以筋擊之

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漑共嵇中散關遺

秘

按唐越窯實為錢氏秘色窯之所自始後人因秘色為當時燒進之名忘所由來負暄雜錄據陸龜蒙詩請起陶唐世已有四六法海得柳宗元代人進瓷器狀謂欲補負暄雜錄之遺然亦存其說而已未得越窯明據晉杜毓辨賦云器擇陶抹出自東甌亦越也今茶經曰越州已有其地証之當時顧況茶賦云越泥似玉之甌孟郊詩云越甌荷葉空鄭谷詩云茶新換越甌韓偓詩云越甌犀液發茶香言越甌者不一而足逆持表而出之曰唐越州窯為之一快又唐國史補云內邨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之考唐

地理志邢州鉅鹿郡縣內邛是邢瓷亦為時所重故郭道源擊甌邢越並用
杜工部集有於韋處乞大邑瓷詩云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
大邑在唐屬邛州又出茶經所數諸州之外陶至唐而盛矣瓶花譜亦云古
無瓷瓶皆以銅為之至唐始尚瓷器。

吳越秘色窯 錢氏有國時越州燒進。

高齋漫錄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按王蜀報朱梁信物有金稜椀致語云金稜含寶椀之光秘色抱青瓷之響
則秘色是當時瓷器之名不然吳越專以此燒進而王越亦取以報梁耶

後周柴窯 柴世宗時燒者故曰柴窯相傳當日請瓷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

青雲破處者辰顏色作將來作詩

夷門廣牖柴窯出北地天青色滋潤細媚有細紋足多麤黃土近世少見

博物要覽昔人論柴窯曰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

事物紺珠柴窯製精色異為諸窯之冠

清秘藏論窯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余向見殘器一片製為纏環春色

光則同。但差厚耳。

按後周都汴。唐屬河南道。考唐書地理志。河南道貢寶石之器。是其地本宜於陶也。宋政和官窯。亦起於汴。汝亦唐河南道所轄之州。柴窯當即在其都內。高濬人宋均窯瓶歌注云。近人得柴窯碎片。皆以裝飾玩具。蓋難得而可貴也。王漁洋香祖筆記。謂貴人得盃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射。何其幸與。

宋定窯。出定州。今直隸真定府。

格古要論。古定器。土脉細。色白而滋潤者。貴。質麤而色黃者。價低。外有淚痕者是真。刻花者最佳。素者亦好。繡花者次之。宋宣和政和間。窯最好。但難得成隊者。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

留青曰。札似象窯。色有竹絲刷紋者。曰北定。窯南定。窯有花者。出南渡後。

博物要鑑。定器有刻花繡花印花三種。多因牡丹萱草飛鳳三種。時造式多工巧。

清秘藏。定窯有光素凸花二種。以白色為正。白骨而加以泐水。有如淚痕者佳。間有紫色黑色者。不甚珍也。

按定器以北定為貴。北定以政和宣和間窯為最好。然如東坡試院煎茶詩所云。定州花瓷琢紅玉。不在宣和政和前。與且云。花瓷亦非必有花者。出南渡後也。又有元朝餞金匠彭均寶者。效定器作折腰樣。甚整齊。曰彭窯。時稱之為新定格。古要論云。土脉細白者。與定器相似。比青口欠滋潤。極脆。又博物要覽。謂新做定器。如文王鼎。鑄獸面。戟耳。彝鑑不減。定人製法。可以亂真。若周丹泉初燒為佳。愛古者能分別南北定。而又不為後來做效者所惑。庶幾不媿鑒賞家矣。

宋汝窯 時以定州白瓷器有芒。命汝州建青器窯。屬瑪瑙為油。

留青日札。唐鄧耀悉有之。而汝為冠。色如哥。而深微帶黃。

格古要論。宋時燒者。淡青色。有瓣爪紋者真。無紋者尤好。土脉滋潤。薄亦甚。雖得博物要覽。汝窯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梭眼。隱若瓣爪。底有芝麻花。細小掙釘。

清秘藏。汝窯較官窯製尤滋潤。

按汝本青器窯。留青日札云。色微帶黃。博物要覽云。色卵白。似立異論。然合

之可得淡青色也。辨罨爪紋如端溪石子。辨鸛鶴眼。眼本石病得此可驗真。水坑故曰無紋者尤好。

宋官窯 宋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曰官窯。

雷青曰札。文色上白而薄如紙者。亞於汝。其價亦然。

博物要覽。官窯品格。大率與哥窯相同。色取粉青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紋取冰裂鱗血為上。梅花片墨紋次之。細碎紋紋之下也。

宋修內司官窯 宋南渡有邵成章提舉。號邵局。襲舊京造製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曰內窯。亦曰官窯。

雷青曰札。模範極精。油色墨濺為世所珍。

格古要論。官窯器。宋修內司燒者。土脉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罨爪紋。紫口鐵足。好者與汝窯相類。

博物要覽。官窯在杭鳳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鐵時。云紫口鐵足。紫口乃器口。上仰釉水流下。比周身較薄。故口露紫痕。此何足貴。惟尚鐵足。以他處之土。或不
及此也。

稗史類編後郊壇下別立新窰亦曰官窰。比之舊窰大不侔矣。

按古窰柴汝最重。次及官定柴汝之器。傳世絕少。而官定猶有存者。非官定易得也。定有北定南定。而彭窰亦曰新定。官有舊京修內司之別。而郊壇下新窰亦曰官窰。新定不如南定。南定不如北定。舊京官窰為時未久。當以修內司所造為最新窰為下。其時已有差等。而博物要覽謂新仿定器有不減定人製法者。有製作極工。不入清賞者。格古要論謂官窰器有黑色。謂之烏泥窰。偽者皆龍泉所燒。無紋路。六研齋筆記謂南宋餘姚秘色甌。今人率以官窰目之。不能別白。問見疊出。以亂其真。又如此好事者。指某器曰定。某器曰官。安知不為贗鼎所惑也。

又按內窰器葉寘筆衡云。沈泥為範。極其精緻。其妙處當在體質。而世之論者曰。紫口鐵足。皮毛之見也。博物要覽辨之是矣。五雜俎云。定汝雖於元鑒。宋時宮中所有。率銅鈐其口。以是損價。而今之求定汝者。即以銅鈐口為真。骨董家之論古。往往如此。

宋哥窰 本龍泉琉田窰。處州人章生一。生二。兄弟於龍泉之窰。各主其一。生一以

兄故其所陶者曰哥窯。

格古要論。哥窯色青濃淡不一。亦有鐵足紫口色好者。類董窯。今亦少有。料史類編。土脉細薄。油水純粹者最貴。哥窯則多斷紋。號百圾碎。

春風堂陸篋哥窯淺白斷紋。

博物要覽。官窯質之隱紋如瓣爪。哥窯質之隱紋如魚子。但汁釉不如官窯。

五雜俎。柴窯之外。定汝官哥。皆宋器也。流傳至今。惟哥窯稍易得。蓋質重耐藏。定汝難於完壁。

宋龍泉窯。卽章生二所陶者。時以哥名。兄窯弟仍龍泉之舊。曰龍泉窯。

料史類編。龍泉窯。至今溫處人稱為章窯。

格古要論。古龍泉窯。今曰處器。青器古青器。土脉細且薄。翠青色者。竟有粉青色者。有一等盆底有雙魚。盆外有銅撥環。體厚者不甚佳。

博物要覽。龍泉窯妙者。與官哥爭豔。但少紋片。紫骨耳。器質厚實。極耐摩弄。不易穿殘。

清秘藏。古宋龍泉窯器。土細質厚。色甚蔥翠。妙者與官窯爭豔。但少紋片。紫骨鐵

足耳。且極耐摩弄。不易穿。第工匠稍拙。製法不甚古雅。有等用白土造器。外塗泐水。翠淺影露白痕。乃宋人章生所燒。號曰章窯。較龍泉製度。更覺細巧精緻。春風堂隨筆。第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為世所貴。即官窯之類。兄所陶色淡。

按釋史類編論章生一生二窯云。其色皆青。濃淡不一。其足皆鐵。色亦濃淡不一。舊聞紫足。今少見。而格古要論亦云。舊哥窯色青。濃淡不一。亦有鐵足。紫口。古龍泉青器。土脉細且薄。翠青色者貴。曰舊曰古。蓋指生一生二之所製。原不甚殊也。惟有紋無紋為兄弟之別。必曰兄所陶色淡。弟所陶質厚。皆非。非上之初也。哥窯在元末。新燒土脉。麤燥。色亦不好。龍泉窯在明初。移處州府。青色土壘。火候漸不及前矣。方密之通雅云。假哥窯碎紋不能鐵足。鐵足則不能聲。龍泉不能得其淡。色淡則無聲。此亦鑑古之精者也。

又按博物要覽云。官哥二窯出器時有窯變。狀類蝴蝶。禽魚。麟豹。於本色袖外變色。或黃或紅紫。肖形可愛。火之幻化。理不可解。然窯變時有。尚不足異。蘇東坡集載瓶筌詩有引云。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中。觴聞筌蕭聲。香香若在雲霄間。抑揚往返。麤中音節。徐而察之。則出於雙瓶。食頃乃已。

春渚紀聞載萬延之瓦缶畫冰云赴銓都下銅禁嚴甚以十錢市之代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注湯頰而既覆有餘水畱缶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明日成雙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缶水村竹屋斷鴻翹翥宛如圖畫後以白金為護什襲而藏遇寒則約客張宴以賞之未嘗一同此二事幻之又幻矣

言州窯 在今吉安府廬陵縣永和鎮

格古要論色與紫定器相類體厚而質麤不甚直錢宋時有五窯畫公燒者最佳有白色有紫色花瓶大者直數金小者有花又有碎器最佳相傳宋文丞相過此窯變為玉遂不燒

矩齋雜記宋時江西窯器出廬陵之永和市有舒翁工為玩具翁之女尤善號曰舒嬌其爐瓮諸色幾與哥窯等價余嘗得一盤一盞質蒼白而光黝然以注水經月不變望之知為古物相傳陶工作器入窯變成玉工懼事聞於上封穴逃之饒今景德鎮陶工故多永和人見吉安太守吳炳遊記

象窯 在今寧波府象山縣

格古要論有螺爪紋色白而滋潤者高色黃而質麤者低俱不甚直錢

董窯

格古要論淡青色細紋多有紫口鐵足比官窯無紅色質麤而不細潤。

按吉窯葉窯似定董窯似官其不同者質麤欠滋潤耳留青日札云家窯又次彭窯。

均州窯 今河南禹州。

留青日札稍具諸色光彩太露有克絲紋火皎青。

博物要覽有硃砂紅葱翠青俗名鸚哥綠茄皮紫者紅如燕支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純無少變露者為上品底有一二數目字號為訛豬肝色火裏紅青綠錯雜者垂涎皆上三色之燒不足者非別有此樣俗取鼻涕豬肝等名是可笑耳此窯惟種菖蒲盆底佳甚他如坐墩鉢合方瓶瓊子俱黃沙泥坯故器質不佳近年新燒皆宜與砂土為骨釉水微似製有佳者但不耐用。

清秘藏均州窯紅若胭脂者為最青若葱翠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純而底有一二數目字號者佳其雜色者無足取。

通雅均州有五色窯變則時有之報國寺觀音窯變也。

磁州窯 在河南彰德府磁州。

格古要論好者與定器相似但無淚痕亦有劃花繡花素者惜高於定新者不足論
建窯 在福建泉州府德化縣。

格古要論盃瓊多是甃口色黑而滋潤有黃兔斑滴珠大者真但體極厚少見薄者舊建甃有薄者絕類宋器佛像最佳。

按宋時茶尚甃盃以建安兔毫瓊為上品價亦甚高雷青日札云建安烏泥窯品最下。豈今昔不同耶。然餅花譚以烏泥與龍泉均州章生諸窯並重博物要覽謂烏泥質麤不潤而釉水燥暴溷入官哥。今亦傳世則當差肩象董雷青日札最下之品目。未可傳信也。因論建窯及此。

山西窯 在太原府榆次縣平定州平陽府霍州霍州所出曰霍器。

高麗窯 在高麗國。

格古要論色粉青似龍泉上有白花朵見者不甚真錢。

按高麗窯器與鏡相似有細花髮髻北定者故附雜窯之後。烏夷之玻璃窯

大食國之佛郎嵌皆非瓷石所成不概錄。

陶說卷二終

說明

饒州窯

饒州府浮梁縣西興鄉景德鎮水土宜陶。鎮設自宋景德中。因名置監鎮。奉御董造。饒州窯自此始。各齋隨筆云。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謂此也。元更監鎮為提領本路總管監陶。宋元皆有。命則供。否則止。格古要論云。御土窯體薄而潤。色白。花青。較定器少。次。此言宋窯也。又云。元朝燒小足印。花內有樞府字號者最高。此言元窯也。又云。新燒大足。素者欠潤。有青色及五色花且俗。又有青黑色。餞金者。多是酒壺酒瓊。甚可愛。此言明初窯也。江西窯。唐在洪州。今南昌。見茶經。弋陽縣太平鄉。處州民瞿志高等來創造。亦有窯。其後民飢為亂。嘉靖間。卽橫峯窯鎮地。改立興安縣。遂廢弋陽之湖西馬坑。以陶為業。所造罇罐缸。藝盤盃之器。甚多。給工匠之用。

洪武窯 明洪武三十五年始開窯燒造。解京供用。有御器廠。廠東為九江道。有官窯。窯之名六。曰風火窯。色窯。大小爐。煨窯。大龍缸窯。匣窯。青窯。

按志稱官窯。除龍缸外。青窯燒小器。色窯燒顏色圓而狹。每座祇容小器三百餘件。民間青窯長而濶。每座容小器千餘件。民窯燒器。窯九行。前一行為器障火。三行間有好器。雜火中間前四中五後四皆好器。後三後二皆雜器。視前行官窯重器一色。前以空匣障火。官窯器純。民窯器雜。官窯塗欲密。砌欲固。使火氣全。而陶器易熟。不至鬆泄。官窯之異於民窯如此。

永樂窯

事物紺珠。永樂宣德二窯。皆內府燒造。以椀眼甜白為常。以蘇麻離青為飾。以鮮紅為寶。

博物要覽。永樂年造壓手杯。中心畫雙獅滾毬為上品。鴛鴦心者次之。花心者又次。杯外青花深翠。式樣精妙。若近時仿效。殊無可觀。

南村隨筆。明景德鎮所造永樂尚厚。成化尚薄。宣德青尚淡。嘉靖青尚濃。成青未若宣青。宣彩未若成彩。通雅。永樂窯青厚。成化窯青薄。前後規制殊異。

按古窯畫青器至明而秘色已絕皆純白或畫青花或加五彩。永窯亦足貴
重。在宣成之下。嘉之上。

宣德窯 宣德中以營造所丞專督工匠。

博物要覽。宣德年造紅魚靶杯。以西紅寶石為末。魚形自骨內燒出。凸起寶光。又
如竹節靶罩蓋。酒壺小壺。此等發古未有。他如妙用種種小巧之物。尤佳。描畫不
苟。又有白茶瓊光瑩如玉。內有絕細暗花花底。有暗款隱隱橘皮紋起。雖定瓷何
能比方。真一代絕品。

南村隨筆。宣德祭紅。以西紅寶石末入泐。凸起者。總以汁水瑩厚如堆脂。汁紋雖
橘。質料膩實。不易茅落。正宏隆萬間。亦有佳者。

清秘藏。宣廟窯器。質料細厚。隱隱橘皮紋起。冰裂鱗血紋者。幾與官汝窯敵。即暗
花者。內燒絕細龍鳳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製。

坭古錄。宣廟時。蟋蟀澄泥盆。最為精絕。

按此明窯極盛時也。選料製樣。畫器題款。無一不精。青花用蘇泥勃青。至成
化其青已盡。只用平等青料。故論青花。宣窯為最。

成化窯

博物要覽成窯上品無過五彩葡萄雙口扁肚靶杯式較宣德妙甚次若單螭子母雞勸杯人物蓮子酒琖五供養淺琖單螭小琖青花紙薄酒琖五彩齊著小樣香合各製小罐皆精妙可人

高澹人成窯雞缸歌注成窯酒杯名式不一皆描畫精工點色深淺瑩潔而質堅雞缸上畫牡丹下畫子母雞躍躍欲動

按成窯以五彩為最酒杯以雞缸為最神宗時尚食御前成杯一雙直錢十萬當時已貴重如此前人評言成高下畱青日札謂宣與汝醜永樂成化亦以次重蒼棧蘇說謂勝朝官窯首成次宣次永次嘉博物要覽則謂青花成不宣若宣窯五彩深厚堆垛成窯用色淺深頗有畫意三家之論不同總之明器無能過宣成者而一時有一時聚精之物則博物要覽之言是也

正德窯 正德初置御器廠專管御器

事物紺珠正德間大瑞鎮雲南行外國回青以鍊石為偽寶價倍黃金已知其可燒窯器用之色愈古

通雅回青以重色貴

按宣德中以營膳所丞專督工匠師專督御器廠之工匠正統初罷之有志所稱以兵興議寢陶息民之事也豫章大事記云景泰五年減饒州歲造瓷器三之一是既罷督造之官又減歲造之數也故宣宗後幾二十年案事不著天順復辟丁丑仍委中官燒造則御器之監造如故矣大事記又云成化二十二年裁饒州燒造官此憲宗末年必孝宗初政故終孝宗十八年不言案事正德初置御器廠專管御器者復用中官也故至嘉靖又裁之云又按當日用回青工匠恣為奸利浮梁朱令為劑量之法其弊稍息用青亦回青與石青相兼十雜一為上四六為中嘉案惟御器給之志云回青行而石子遂廢者非也

嘉靖案 嘉靖初裁革中官于各府佐輪選一員管理四十四年添設饒州府通判駐廠督造尋止

事物紺珠嘉靖案回青盛作鮮紅土斷絕燒法亦不如前惟可燒碧紅色

博物要覽嘉靖青花五彩二案製器悉備祭饒土漸惡較之往日大不相侔有小

白甌世宗經錄醴壇用器亦曰壇琖製度質料迥不及宣德如魚扁琖紅鉛小花合子亦為世玩

按青器宜青尚淡嘉青尚濃回青之色幽菁可愛鮮紅土絕而同青效靈亦一時之會也然當麻倉土將次告竭之時體質不及宣器遠甚壇琖色以正白如玉為最壘嫩則近青壘不淨則近黃皆無足取通雅謂嘉靖時有填白壇琖指此

隆慶萬曆案隆慶六年復起燒造仍於各府佐輪選管理萬曆初以饒州督捕通判改駐景德鎮兼理窯廠

江西大志舊用浮梁縣麻倉等處白土每百觔給直七分萬曆十一年同知張化美見麻倉土膏已竭掘它甚難每百觔加三分近用縣境吳門托新土有糖點者尤佳

豫章大事記窯變極佳非人力所可致人亦多毀之不令傳萬曆十五六年間詔燒方筋屏風不成變而為牀長六尺高一尺可卧又變為船長三尺其中什器無一不具聞主者於饒州鄱縣官皆見之後捷碎不敢以進

按明瓷至隆萬製作日巧無物不有然隆窯之秘戲殊非雅裁他物汁水瑩厚如堆脂有粟起若雞皮者有發棧眼若橘皮者亦可玩也通雅云官窯土骨坯乾經年重用車碾薄上釉候乾數次出火釉漏者碾去上釉更燒之故汁水瑩厚如堆脂不易茅落此亦民窯之不得同者

又按明時江南京州府宜興縣歐姓者造瓷器曰歐窯有做哥窯紋片者有做官均窯色者采色甚多皆花盤匱架諸器舊者頗佳附記於此饒窯做定器用青田石粉為骨曰粉定質纒理鬆不甚佳

造法

雜采諸書為之條理不復更詳原出書名

陶土出浮梁新正都麻倉山曰千戶坑曰龍坑塢曰高路坡曰低路坡土埴壚均有青黑界造灑灑若糖點瑩若白玉閃爍若金星者為上土每百觔給直七分萬曆間坑深膏竭鑿空穿穴民力維艱管廠同知張化美議百觔加直三分其後因縣境內吳門托新土有糖點如麻倉者尤佳取土於彼路倍於前給直如故不能多運造龍缸用餘干婺源土及石末坯屑參和為之彩下

石末出湖田一二圓以和官土造缸取其堅也

釉土出新正都曰長嶺作青黃釉曰義坑作澆白器釉二處曾有柏葉斑又出桃樹塢青花白器通用之

砂土黃土用造匣鉢砂土募夫挑取每百觔給直二分黃土撥本殿上工夫挑取

鮮紅土未詳出何地燒煉作紅器正嘉間斷絕燒法亦不如前僅可作礬紅色

西紅寶石宣窯造紅魚靶杯粉寶石塗壘紅鮮奪目

硃砂宣窯作小壺大盃色紅如日

青用陂塘青產樂平一方嘉靖中樂平格殺遂塞用石子青產瑞州諸處

蘇泥勃青宣窯青花器用此至成化時已絕

同青正德時大璫鎮雲南得此於外國嘉窯御器用此其後亦不能繼

黑赭石出廬陵新建一曰無名子用以繪畫瓷器

御器廠分二十三作曰大盃作酒鍾作椽作盤作鍾作印作椎龍作畫作寫字作色作匣作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鐵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棊作東碓作西碓

作以下
工役

正嘉之際。官匠凡三百餘。盡工另募。蓋繪事難也。

陶夫砂土。夫僱用上。工夫派饒州千戶所編派。七縣解徵工食。

回青。搥碎。有硃砂斑者。曰上青。有銀星者。曰中青。每觔可得青三兩。敲青後。奇零瑣

碎。入注水中。用磁石引雜石。澄定。每觔可得真青五六錢。

以下製料

浮梁令朱賢。議除匠。回青之弊。打青用三人。各付青一觔。當官鑊鍊。再加研淘。令各計得青若干。有能多滿一錢者。賞銀較三人所得。酌多寡之中。為之劑量。定得青之數。

回青。淳則色散而不收。石青加多。則色沉而不亮。每回青一兩。加石青一錢。謂之上青。四六分。加謂之中青。中青用以設色。則筆路分明。上青用以混水。則顏色清亮。油色用豆青。油水鍊。灰黃土合成。紫色用罐水鍊。灰紫金石合成。翠色用鍊成古銅。水硝石合成。黃色用黑鉛末一觔。碾諸石一兩二錢。合成。金綠色用鍊過黑鉛末一觔。古銅末一兩四錢。石末六兩。合成。金青色用鍊成。翠一觔。石子青一兩。合成。碧紅。色用青礬鍊紅。每一兩加鉛粉五兩。用廣膠合成。紫色用黑鉛末一觔。石子青一兩。石末六兩。合成。澆青。用釉水鍊。灰石子青合成。純白用釉水鍊。灰合成。

祭紅以西紅寶石為壘。又有硃砂點翠青花點色。不同壘肥。乃有橘皮紋起。

瓷器用苧麻灰淋汁塗之。黃色者赤土汁塗。環燒之用。芝麻糖淋汁染色。則成紫。

畫青每晨午二次。集工役分青染。清擇應樸者二人。一繪大。一繪小。看畫完。差其多寡同異。付窯帶燒。合格者為樣器。給畫工。凡繪器顏料加減。色澤程度。悉以此器為

準。以下畫法

黑赭色磨水畫環上。初無色。燒之便成天藍。呼之為畫燒青。

畫法如成窯酒器。高燒銀燭照紅妝。一美人持燭照海棠也。錦灰堆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高士一面。畫周茂叔愛蓮。一面畫陶淵明對菊也。娃娃五嬰兒相戲也。其他龍鳳魚藻花草瓜瓞八吉祥。西番蓮等式。各有成樣。

畫名如嘉靖八年燒造。募工給直。其畫有起珠龍一秤金。娃娃昇降戲。龍鳳穿花。滿地嬌。雲雀萬歲藤。搶珠龍。靈芝捧八寶。八仙過海。飛雀牡丹。獅子滾繡毬。轉枝寶相。花鯖鮑鯉。鱖水藻。江下八俊。巴山出水。飛獅水火捧八卦。竹葉雲芝。雲鶴穿花。花樣龍鳳轉枝。蓮托八寶。八吉祥。如意蒼龍捧八卦。三仙鍊丹。耍戲娃娃。四季花。三陽開泰。花天花捧雲山福海字。二仙出水雲龍。龍穿西番蓮。穿花鳳。雙雲龍。青纏枝寶相。

拖穿花龍如意團窠鳳穿花鸞鳳團龍羣仙捧壽蒼獅耍戲鮑老昇鳳推祥雲乾坤六合拖博古龍松竹梅鸞鳳穿寶相花四季花等名不可勝計。

堆器以筆蘸白泥堆坯上成各樣龍鳳花草加釉水鍊灰燒成。

以下堆
坯五彩

錐器各樣坯上用鐵錐錐成龍鳳花草加釉水鍊灰燒成。

描金用燒成白坯上貼金過色窠如礬紅過鑑火二次餘色不上全黃。

金花定盃用大蒜調金描畫再入窠燒永不復脫。

五彩用燒過純白瓷器續彩過鑑火燒成。

造匣用黃土砂土參和為之大小不一。以匣

匣窠除龍缸大匣外其餘大小匣可燒七八千件燒成計新五十五損有一用即損者有再用方壞者每窠燒缸匣六層大樣二樣或蓋或圈皆燒香一炷旁以小匣培之三樣缸匣小則燒香二炷培亦如之新視前加十之一一滿窠火三日夜窠火一日
應止火三日出窠。

坯入窠上下四角周詳審視有無疵謬必體質完美然後蓋匣封固起火。

以下
窠

窠座前寬六尺後如前饒五寸入身六尺頂圓龍缸大樣二樣者容一口三樣者一

窯結砌二臺各二口。青窯比缸窯畧小前寬五尺後五尺五寸入身四尺五寸。每座燒盤樑中樣器二百有奇稍大者一百五十有六。大盤二十有四尺盤三十。大罈十六七。小酒杯五六百。

缸窯。滔火七日夜。滔火如水滴。灑灑然徐徐然不絕而已。使水氣收土氣和然後可以揚其華也。起紫火二日夜。視缸匣色變紅轉而白。前後洞然矣。可止火封門。又十日開窯。每窯約薪百二十槓。遇陰雨加十之一。以下

青窯。滔火對日。紫火一日。夜候火色如缸窯。火止封門。則窯易冷。首尾五日可出器。每窯用薪六十槓。器大加十之二。遇久雨窯溼。又加十之二。秋陽烈日即大器。薪可不加。

六窯之中。風火窯匠最勞。滔火一日之前。細心而已。無所用力。第二日紫火之後。晝夜添薪。不使忽燼。忽滅。炎涼不均。倦睡不能應機。神昏不能辨色。火有破壘走煙之失。器即有折裂陰黃之患。

陶說卷四

清 海鹽朱 琰述

說器上

唐虞器

缶

呂氏春秋克命賞以麇路置缶而鼓之。

按缶本汲器飲器兼可節樂。克命以麇路置之者。生革曰路。謂以麇革冒之也。法築土為鼓之意而變之。與後世擊缶不同。風俗通云。缶者瓦器。秦人鼓之以節歌。史記載。趙王與秦王會滄池事。秦王酒酣。令趙王鼓瑟。蘭相如前進缶。請秦王擊缶。則擊缶原秦人舊俗然。匪獨秦人。坎其擊缶。見於陳風。卽事。有漸當以克之。鼓缶為擊缶之始。山堂考索云。缶如覆盆。古西戎之樂。以四杖擊之。又一擊缶之法。

土壙

一作土壘

土刑

一作土型

陶

說

卷四

韓子克舜飯土塼。噉土型。如淳曰：利飯器。廣韻：塼，瓦飯器。

韓詩外傳：舜飯乎土簋，噉乎土型。

按考工記：菴人為簋，原是陶器。然簋之為名，或其形與簠、豆之簋相似。而後人加之。其初則名塼也。簋字從竹，得稱。當從竹器始。刑型，省文。器之模曰型。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亦有模意。噉土型者，事從簡略，即成器之型，為噉具也。

秦尊

禮記明堂位：秦尊有虞氏之尊也。注：秦用瓦。

按世本云：儀狄始作酒。孟子趙岐注云：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惡旨酒。是儀狄為夏禹時人。然虞已有秦尊。有虞氏養老以燕禮，又見王制。酒不始於儀狄可知。

甗大瓦棺

考工記有虞氏上陶注：舜至曾貴陶器。甗大瓦棺是也。甗大詳

按檀弓有虞氏瓦棺注：始不用新也。古史：舜作瓦棺。土室則夏后氏之室，周

亦始於舜。卮言云。史系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下平如盆。沈約云。此卷孟也。元則坐葬之。檀弓。夏后氏。聖周是也。然鄭注。謂火熟曰聖。燒土治以周於棺。與此大異。此當是虞之瓦棺。

甑盆

韓詩外傳。舜甑盆。無臚注。臚即今甑單。所以盛飯。使水火之氣上蒸。而後飯可熟。謂之臚。猶人身之臚中也。

按考工記。陶人為甑。注無底甑。昔傳宋太宗時。長安民得甑。其狀下為鼎三足。上為方。甑中設銅單。可以開闔無底。故設銅單。則此甑盆亦無底甑。而不設甑單。故曰無臚。

又按研北雜志。謂得古陶器。或言舜時物。通雅謂宋人言。河南土中有羽甗。無色澤者。舜之陶。虞帝去今遠。未敢盡信。吾子行以為秦鑄。金人之後。合土為陶。殆不然矣。

周器

瓦甗

禮圖祭天用瓦甒

按郊特牲祭用陶匏不詳何器禮圖瓦甒亦統言之曰陶甒之事而已山堂考索記周之郊謂王以匏斤為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是瓦甒其一也禮器有木甒又有瓦甒有木豆又有瓦豆疏家謂祭天地之器尚質若宗廟則以木為之是凡禮器之從瓦者或皆在瓦甒之列也

大尊

大音

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

山堂考索大尊受五斗口圓徑一尺脰高三寸中橫徑九寸脰下大橫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厚半寸底平厚寸兩大尊一盛元酒一盛醴齊

大罍

周禮甸人凡祭祀社壇用大罍注瓦罍疏旗人為瓦罍據外而言罍亦用瓦取質畧之意

瓦甒

缶

禮記禮器君尊瓦甒門外缶門內壺注甒五斗壺大一石缶大小未聞以小為貴則近小遠大缶在門外則大於壺

山堂考索大尊與甒形制容受同

按瓦甒即虞尊缶壺俱所以盛酒爾雅郭注謂缶即盆考工記盆實二甒四區為甒甒六斗四升缶大於壺矣又易坎卦爻辭王弼本樽酒勺蓋或勺用缶勺注云一樽之酒二盞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禮是謂樽盞皆瓦缶之器也

瓦大

儀禮燕禮公尊瓦大兩用堂注瓦大有虞氏尊

甒

周禮醴人王舉則共醴六十甒賓客之禮共醴五十甒醴人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甒賓客之禮共醴五十甒膳夫凡王之饋食醬用百有二十甒注醬謂醢醢

也

山堂考索。甗高一尺。受三斗。口徑六寸五分。腹徑九寸五分。底徑六寸五分。腹下漸殺六寸。

甗。盆甗。高庚。

考工記。陶人為甗。甗二舖。厚半寸。脣寸。盆甗二舖。厚半寸。脣寸。甗實二舖。厚半寸。脣寸。注。量六斗四升曰舖。鄭司農云。甗無底甗。穀請為斛。受三斗。元謂豆實三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豆實四升。甗。魚。肇。反。一音彥。高音歷。

爾雅。甗謂之甗。甗。鈔也。注。涼州呼鈔。

按甗在陶人周制也。博古圖所載則饔饔垂花雷紋。盤靈偃耳。直耳。極雕飾。亦有銘。驗其款識。則曰父己父乙祖己。考古器。鼎有父乙父甲父丁祖戊。彝有父癸祖乙父乙父丁父己父辛母己。爵有父丁祖辛父癸父辛父戊祖己。卣有父甲祖癸父己。匜有祖戊。盃有父丁。觚有父庚。皆商器。則此博古圖所載是商獻。周文商質。不應商有雕飾之形。周反守渾樸之素。而博古圖又有

丁父父己父戊商高亦如甗。然或者陶人亦為雕師之文未詳言之也。又左傳齊將魯紀甗釋文以為玉甗。甗有以玉為者。古器蓋不一其制云。

又按器用指歸云。甗所以炊飯。古甗瓦器。陶者為之。爾雅甗作臠。從瓦從高。一也。說文瓦缶高。從四部。本以類從。第卽高。第補從高。第又從第作第。第又第是炊器無說。博古圖謂甗之為器。上若甗可以炊物。下若高可以甑物。又一器兼甗高之用。鄭康成注老婦之祭云。甗盆炊器。盆亦主炊。是陶人所製。皆炊器。庾何為也。

又按庾是量名。雜之甗甗盆高不於其倫。左傳疏云。杜據儀禮。今文以庾為十六斗。考工記陶人為庾。其下文甗人之豆實三而成甗。則甗受斗二升。庾實二甗。則受二斗四升也。彼陶所作是瓦器。壘之類。非量。

豆

考工記甗人為豆。實一甗。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甗。崇尺。

按甗人豆。當是禮器。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登注膏。登。非甗人之豆。故別見於後。通雅謂古器有祖癸豆。姪賓豆。是禮器。又有銅

豆也。山堂考索云：瓶人不言簋，簋是相將之物，亦應制在瓶人。然經無明文，不敢於簋豆之間雜出簋名，故附其說於此。

登

爾雅瓦豆謂之登。注膏登。

按楚辭蘭膏明燭華燈，錯注燈錠也。徐絃曰：錠中置燭，故謂之燈。博古圖有錠銘曰：王氏銅虹燭錠。李賀詩：曉虹屏中碧。本此。唐人詩：又有用銀缸者，本作登。後人以銅為之，從金從燈。今俗作燈。古人焚膏必有器，故從邪。注膏登之說，以著後來華燈銅虹之託，始於登矣。

甌甌

爾雅甌甌謂之甌。注甌甌小罍。長沙謂之甌。又康瓠謂之甌。注瓠壺也。

按博古圖：方料甌無銘，文飾極精妙，肩作電形，環腹之飾皆取象於雷。肩腹之間文鏤相錯，如盤絲髮，微起乳形，而中作黃目狀。魚甌無銘，肩腹之間飾以魚形，蟠螭甌飾以蟠螭，饕餮甌飾以饕餮，或間之以雷紋形，模與甌字從瓦。爾雅甌甌出自陶人，山雷木器，鄭元謂亦刻而畫之，為山雷之形，則陶

器或亦有文飾無所考。

汲缶

易比卦有孚盈缶注井之水人所汲汲用缶。

左傳具鍾缶備水器。

挈壺

周禮挈壺氏挈壺以令軍井。注鄭司農曰壺所以盛飲。

鉶

左傳雖有挈鉶之智守不假器。

禮記禮器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按說文壺昆吾圈器禮注一石曰壺本足飲器故門外設缶門內列壺以飲器而通為汲器周禮之挈壺令井猶左傳之具鍾缶也缶壺鉶總一類只小大不同壺小於缶鉶更小於壺方言缶謂之甌甌其小者謂之鉶釭說文釭備火長頸鉶也鉶壘也鉶重文曰瓶並薄經切玉篇瓶蒲並切鉶蒲丁切皆汲器為器既同何必異音從說文為是老婦之祭尊於鉶其備火之釭與故

注曰炊器。然此已為後代酒餅之始。唐書李太兒傳。太宗賜胡餅。一曰。雖非干鑑。乃朕所自御政。要作壺餅。通鑑釋文。以為汲器。胡三省辨誤曰。酒器。太宗有自御之言。非汲器可知。賢奕編云。今人呼酌酒器曰壺餅。

夫子書壺

器

鍾離意別傳。意為魯相。修夫子廟堂。道有壺。召守廟孔祈問曰。此何等壺。祈曰。夫子壺。皆皆有書。夫子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得素書。

灌壺

器

莊子。子貢入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抱壺而灌。

經程

器

韓詩外傳。齊桓公飲諸臣酒。令曰。後者罰一經。程注。酒器之大者曰經。程。

瓦卮

器

韓非子。堂谿公謂韓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無當。瓦卮有當。君寧何取。曰。取瓦卮。

按齊之經程。不詳何器。侯晴錄云。陶器有酒經。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制。小頸環口。修腹。凡饋人。牲兼以酒器。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齊桓公之

經程當即此器。應劭漢書注云：庖飲酒禮器。古以角。據韓非子堂谿公之語。是當特有瓦卮也。故附於後列國器名。載在方言。宋錯互異。且不詳何制。僅乘一二可據者。以備考覽。陶出三代。世所傳覽器是也。筆衡云：今土中得者。其實渾厚。不務色澤。

漢器

桂酒尊

大尊

郊祀歌練時曰：一尊桂酒甯八鄉。注管灼曰：尊。大尊。元帝時大宰丞李元記云：以水漬桂為大尊酒。凡景星十二。百末古酒。布蘭生。秦尊拓漿析朝醒。

按周禮六尊。大尊用於宗廟。四特之朝。踐祭天地。則曰：器用陶匏而已。其用大尊與否。經典未有明文。漢郊祀歌。景星則曰：秦尊。練時曰曰：尊。桂酒。注亦以為大尊。既兩見之。吾從其實。列之為二。於練時曰之尊。則曰：桂酒尊。

盃

東方朔傳。置守宮盃下。注盃。食器。若盃而大。今盃盃也。讀作鉢。

按神史類編謂鉢本天竺國器。故語謂之鉢多羅。晉宋間始為中夏所有。漢繁露據漢書注。若盃而大。今之盃盃語。以為古有此名。盃鉢字本通。注曰。若作譬。况之詞曰。今明非昔之器。神史類編之言是也。廣韻箋云。瓦器鉢也。當亦如注。漢書者。以今明昔之義。

康瓠

賈誼弔屈原。幹棄周鼎兮寶康瓠。

甌甌

淮南子。暴菜成行。甌甌有隙。稱新而覺。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又狗彘不擇甌甌。又抱甌而汲。

甌

揚雄傳。吾恐後人之覆甌也。

瓊

史貨殖傳。醴醬於瓊。

儋

荆通傳。受僭石之祿。注應劭曰。齊人名小壺為僭。受二斛。

按漢書注。康瓠。瓦盆底爾邪。康瓠謂之甌。注壺也。釋文云。康坪蒼作甌。字林作甌。說文云。甌。破罌。方言云。甌。類罌也。靈桂之間。謂之甌。玉篇云。甌。大壺也。甌。甌。音近。其一類也。說文云。甌。小盆也。甌。似小甌。大口而卑。用食。方言云。甌。謂之盞。自關而西。謂之盆。其小者。謂之升甌。甌。又云。甌。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甌。其大者。謂之甌。今河北人呼小盆為甌。子然則甌。甌。皆小盆。而甌。又小於甌也。甌。說文作甌。云。小口甌也。列子云。狀若甌。甌。國菜云。醯。壺。甌。甌。云者。今之小口壺。故可抱。而沒甌。音部亦罌之小者。甌。說文云。似罌。長頸。受十升。亦作甌。餅之長頸者。方言謂甌。又云。周洛韓鄭之間。謂之甌。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甌。甌。僭通用。然則甌也。甌也。甌也。僭也。皆小口罌也。通雅云。今俗曰壺。曰埕。繇。此言之。甌。大而甌。小。今俗又以大者為甌也。

瓊

池北偶談。宋嘉慶觀察。藏漢甌。二。內有魚藻文。云在秦州。耕夫得於隄。蒼故宮。按瓊屬飲器。從酉作甌。夏瓊飾以玉。遂從玉。亦從角作甌。今俗作盞。從皿。數

字通用。唐琰紫金白玉銀鑿落水品玻璃製甚華美。專以佐飲。至宋則瓷瑤為鬪茶之勝具矣。

漆烏瓦盤

修復山陵故事。武帝悼后元宮。漆烏瓦盤一枚。

按周禮。王府合諸侯。則供珠盤。盤之始也。亦作槃。說文。槃承盤也。中山王文木賦。製為槃。杼亦作拌。古樂府奉樂一玉拌。盤槃祥通。古文作槃。集韻云。今曰托盤。

安哉

太平御覽。李元安哉銘。安哉。今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

按通雅云。古哉與裁。裁通。說文。覲設飪也。從孔從食。才讀若裁。慎之曰。見石鼓文考。石鼓。覲。覲。北。謂載。西。載。北也。安哉為安覲。近是。銘詞有埏埴。甄陶之語。案器無疑。

魏器

陶尊

晉禮志魏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為圓邱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
魚陶尊元酒

按漢郊祀用泰尊此但言陶尊陶言其質奉言其制一也
晉器

繅瓷

潘岳賦披黃苞以授甘傾繅瓷以酌卮

按左思蜀都賦注翠微山氣之輕繅也說文云繅帛青白色潘賦曰繅瓷當
時即以淺青相尚後來峰翠天青於此開其先矣

東甌彝器

杜毓辨賦器擇陶揀出自東甌

按杜賦云器擇陶揀當時亦不止一窠此乃其精焉者耳甌亦越地是先越
州窠而知名者也

南北朝器

鸞鷟器

洛陽伽藍記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中以罌貯酒。春日中經旬。酒味不動。飲之香美。朝貴千里相餉。謂之鶴觴。

軍持

寄歸傳。軍持有二。瓷瓦者淨用。銅鐵者濁用。庶物異名。疏梵語軍持。一云軍遞。此云餅也。

按西域記。摺雅迦即澡餅也。然則軍持之名。摺雅譌文。又省迦字。釋家以之洗手。故曰澡餅。亦曰淨餅。詞林海錯云。蒙古人謂淨瓶曰羊訛。佛教東漢入中國。至六朝而盛。故附於此。

隋器

綠瓷琉璃

隋何稠傳。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無異。

按琉璃出黃支斯。調曰南諸國。大秦出者。赤白黑青綠紺縹紅紫十種。琉璃本自然之物也。顏師古漢書注云。今俗所用銷冶石汁加以藥。灌而為

之。虛脫不負鑄之之法。北魏太武帝有大月氏國人商販來京。自云能鑄石為琉璃。於是採礦為之。既成而光色妙於真者。遂傳其法。至今想隋時偶絕也。然中國鑄者質脆。沃以熱酒。應手而碎。惜乎月氏之法傳而稠之法不傳也。琉璃漢西域傳作流離。

陶說卷四終

(B)

837

1003

1925

v.52